

經部

春秋宗朱辨義卷四

高淳張自超撰

閔公

元年

春王正月

先君卒逾年而即位禮也莊僖繼故不忍修即位之禮是已桓宣繼故而修即位之禮者翬遂以即位掩覆其弑逆之跡也慶父弑般亦似宜修禮以掩覆之而不奉閔公即位者何也慶父殺般意在自取非若

翬遂之决志奉桓宣者獨内迫于國人外制于齊又忌季友在陳將告于諸侯以聲其罪故權宜奉閔而實不欲定閔之為君則且歸罪于圉人犖托為繼故不修禮而自取之逆志仍在也

齊人救邢

伐山戎稱齊人文定以為齊侯也貶而稱人救邢稱齊人文定以為將卑師少夫伐山戎則親往而救邢則卑其將而少其師宜李氏譏其不力于救患謂救而書人救而書次同一伯者之心也鄉然而皆非也齊桓之救諸國春秋皆善之救邢之稱人亦未必將卑師少盍書救以善其救而將之尊卑師之衆寡非義所係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莊公之薨將及期年而始克葬其以國亂而緩可知矣左氏于閔不即位以為亂故後儒駁之謂般卒已三月亂有定矣使亂已定何以緩葬先公耶可知慶父雖立閔而自取之志未絕故不使早成禮以葬先公而定閔之為君也使戴已者有黨而亂勢可乘則將逮斃閔以自立而後以葬先公為已事也則其出于慶父之制閔公使不修即位之禮何疑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先公甫葬輕出國都求盟齊侯藉以定國未嘗非識也左氏以為請復季友夫哀姜主于內慶父主于外雖國人欲復季友其能强閔公出會以公然請于齊侯哉吳氏以為必魯之世臣有若石碏者陰謀于齊故齊桓以伯主召閔公至齊而與之盟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其說近之李氏季友如齊間之之論亦有理

也

季子來歸

季子書來歸則前之出奔不書可知文定以為沒其恥者非也稱季子者朱子以為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說最合如書仲孫高子及司馬華孫之類皆可通矣若以為春秋嘉之而書季子然則嘉其能討賊耶則哀姜慶父如故也嘉其能已亂耶則閔公再弒也何賢乎季友而嘉之哉且友之兩出奔皆不書者固不必書亦不可書也閔之再弒方以書哀姜遜慶父奔著其為賊如并書季友奔則疑于友之與聞故矣即不書奔而書公子友來歸于般弒之後閔弒之前則亦混于慶父之一出一入而無以定弒君之主名矣如并來歸削而不書則友之立僖公

以定魯既隱而不著而後之生而賜族亦昧其所由矣故仍舊史書季子以示別而情事可以推而得之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來左氏以其來省難書曰仲孫嘉之也文定責其不能勸齊桓討賊為事君之不以忠夫桓既不能討賊又納慶父之如齊定其所立桓之罪也以請討責仲孫人臣之義當如是矣但寬于待季友而謂書季子為賢之嚴于論仲孫而罪其不能請討是所謂室中失盜不責家人而責路人者也夫季友以公室至親能斷于未發難之牙何憂于已弒君之慶父使甯甯齊廷號泣以告桓曰敝邑不造變生骨肉慶父逆天躬弒嗣君惟伯主加及以扶大義則又請之曰慶父弒一君而立一君意在自取慶父不誅孺君

安危殆不可知假大國之威除逆已亂靖宗國而得諸侯在此舉也是時齊桓方親魯以合諸侯未有不聽者落姑既盟宴然來歸而國難再作友有罪焉舍季友不責又嘉之而苛責仲孫誤矣然而左氏以為嘉仲孫者亦不然也書慶父如齊書盟于落姑書季子來歸書仲孫來以著魯人縱賊與齊桓之不能討賊也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自齊桓有國以來滅譚滅遂降鄣遷陽莫不悉書以著桓之吞併小國也然則存邢撫衛豈有救難卹患之真心哉可取則取之以擴其土不可取則存之以示其義固功過之不相掩而亦心跡之不能一者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記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覸于夫子答或人之問而推其說于天下朱子以為甚大甚遠則非諸侯之祭可知矣夫子于禘則推其說于天下而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達其說于治國有天子之國有諸侯之國則天子有郊有社有禘有嘗諸侯不郊而社不禘而嘗可知矣漢人集禮誤于春秋兩書禘一于夏五月一于秋七月謂禘為時祭而又以五月七月之不同時或以為春祭或以為夏祭又知其說之不可以通而以時禘為夏殷之禮後儒辨之詳矣夫魯禘之僭禮無疑也而禘之為祭或以為合祭羣廟之主或以為不兼羣廟之主以義揆之則當以朱子不主合食為是但所疑于合食不合食者以追文王配周公祭于太廟言耳如僖之致夫人而禘太廟追配不追配合食不合食已不可

知至閔之禘于莊公則不可必其追配又可必其合食哉趙氏伯循曰魯之用禘蓋于周公廟而上及文王閔公僭于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言莊公不言莊宮明其直用禮物耳不追文王配周公也趙氏子常則謂魯有周廟以追文王而配周公羣主不得而與太廟羣廟則皆合食而以禘代祫故從左氏作大事有事從祀皆禘也又引鄭康成天子諸侯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因謂魯惟以禘代祫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即喪畢之祭其後每三年一禘故僖八年之禘太廟宣八年之有事太廟定八年之從祀先公其年數皆合也又引鄭之有厲王廟以證魯之有周廟謂魯追文王配周公必于周廟不于太廟而僖之禘于太廟閔之禘于莊公皆所以代祫也朱子云古禮盡亡不可詳攷子常據左氏為說則追配文周祭于周廟曰禘祭于太廟亦曰禘祭于羣公亦曰禘是魯既僭禘而

又錯用之既昧禘之義又廢祫之名而于太廟羣廟之祭皆無所別一以禘冒行之名從其同義無所取魯之于禮顚若是其瀆亂無紀耶伯循但用禮物之說疑若可從又疑于閟宮侈言郊廟郊則詞及后稷而廟不及文王則所云廟祭非禘也四時之祭雖但舉嘗而白牡以享周公騂剛以享魯公器物之備樂舞之盛亦云侈矣禘之禮物當更有加不追配文王周公則莊公何以當之耶既不追配則乎常合食之說不可盡非而又疑喪畢之祭當舉羣主合食于太廟不于太廟而于莊公又可迎周公魯公之主就饗于莊公耶說皆難以通也大約慶父亂人敢于賊殺兩君又何所不亂于禮喪未及吉而吉祭不于宮于寢以魯得用禘則竟用禘而已後儒斟酌于追配不追配合食不合食烏能于亂人之禮有當哉以三家之堂而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歌之不疑則慶父之亂不公然于莊公而追配文周即迎大廟世室之主就

莊公而合食矣亦或竟不追配不合食而追配合食之殷禮盛樂莊公當之矣春秋書此不但以譏其僭于禮也吳氏以為是時閔公幼事出慶父之所為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而諸惡畢見者亦頗得之蓋致夫人而禘猶行于周公之廟則魯僭禘之常而于莊公行之則為禮之至變此聖人所以致嚴于其文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曰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文定以為魯史舊文必以實書陳氏以為春秋必書公子慶父弒公于武闈也然則于子般舊史必書公子慶父弒君于黨氏矣前于隱公亦書公子翬弒公于蔿氏耶後于子赤亦書公子遂弒子赤于某耶使舊史明書弒君之賊以著其罪夫子何為而諱弒書薨書卒以隱其賊

之名乎若必互相容隱以綴骨肉之恩是教後世之為臣子者于君父之變但當討賊而不必直書弒君以其存不忍言之意又曲為不地不葬之法以著其實恐于理于法不應爾也或是舊史蔽罪于人夫子惡其失賊而又不可改得其實以重得罪于魯之君臣不得已而變例立法書薨書卒不地不葬于即位不即位及其人之或奔或用事于國以顯目其為弒君之人所謂諱不終諱而其實存也又或有書得其實有書不得其實夫子因其不一而恐疑惑後人故立為書薨書卒不地不葬之法以一之也然而舊史不可致不必多為之說得夫子書薨不地之義可以知其見弒之實又書奔書孫而弒君之賊無所逃矣是夫子于無可如何之中立法以使其事之無可隱而非故書薨卒以隱之也文定以為弒殺之言非臣子所當施于君父而書薨以示臣子之情然則弒君而討賊殺父而報仇明言君父之弒殺而討賊報仇

乎抑隱其弑殺而討賊報仇乎將毋討賊報仇之後其登于史冊者不書弑殺而書薨卒耶然則董狐直筆為不近人情而莊公終身不言父仇猶有其不忍之心者也可乎哉且臣子于君父即無故者亦不忍斥言其死故有崩薨終卒之云及宴駕捐館却賓違養無祿即世之語其有故者弑殺字憤恨而不能出于口自然之理也其見于言語文字或為遭變遇逆而亦不改言薨卒以没其實况夫子于其先世國君反有所不忍而没其實耶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與弑其夫當時未討故春秋去姜氏以誅之哀姜與弑二子齊桓討之已明正其罪矣而春秋去姓于歸喪之時公羊曰貶必于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文定以為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范氏曰婦殺夫

母殺子罪有輕重之差然恐弑國君不可以輕重言也觀夫子同一書孫而哀姜猶削姓于既戮之後則以為殺子之罪降于文姜者非也觀夫子一削姓氏于孫一削姓于歸喪以示誅絶之意則以為文姜哀姜之薨皆無譏者非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魯自孝公之後皆一繼一及而桓弑君兄又享國十有八年傳之其子此牙與慶父之邪謀所以生也衛州吁弑君得國猶歷三時齊無知亦强支數月慶父主兵三十年哀姜持之于内弑閔不一月而夫人孫慶父奔何其敗之速也固知魯人無與之者也據左氏則成季以僖公出奔内無主而逆臣竄魯之人必非空言義理以迫逐强暴其必有謀動干戈致死于凶淫賊亂者而後無所容于國中而孫者孫奔者奔

也然則魯人之義勇固可用乎使季友于來歸之後内謀于國人外告于方伯執慶父戮之或迫之去國魯難靖矣因循彌縫國君再弑誰之罪哉慶父出奔文定以為譏失賊也亦思此賊為誰即前之弑子般者也養賊于國已經兩年至于今日始譏其失晚已夫失賊之譏譏宗臣也宗臣為誰季友也今之奔于他國猶譏前之養于國中何獨無譏而文定乃曲為季友原者大失春秋之教也夫君子志在討賊則成敗利鈍不當逆計即謂權在慶父奪之甚難慶父既奔其權已失何以不速致辟向人以明正其弑君之罪哉且季友許其君以立子般苟息許其君以立奚齊友之立子般以正息之立奚齊以不正不正之立春秋猶不沒其死立子般不終而謂春秋不罪其奔乎固知季友之奔不如彭生之死也又書夫人孫慶父奔于公薨之後則公為遇弑而賊為夫人慶父可知矣夫人慶父弑公而不書弑書薨則為有諱可知

矣雖諱弑書薨而薨不書地則以不地見弑之實而隱之不地亦以見弑之實可知矣隱弑而賊不見討者又不見奔則賊爲桓公可知矣賊爲桓公而桓所寵者公子翬則翬爲助逆可知矣閔薨而夫人之孫爲賊則桓薨而夫人之孫爲賊可知矣夫人皆以孫爲與聞乎故則閔之薨不地桓之薨雖地其皆爲有故可知矣哀姜孫而慶父奔其主弑閔者必慶父則文姜孫無奔者而桓薨于齊文姜奔于齊其主弑桓者必齊可知矣益事實義理明于閔之見弑而隱桓之弑皆著也然則子般子赤之卒而不地亦與隱閔之薨而不地同以著其見弑之實耶而子野之卒無故而亦不地又何以别也子般卒而慶父如齊閔不即位落姑之盟季子之歸仲孫之來皆以示内亂求定之象子赤卒而夫人歸齊行父如齊公子遂逆女行父遂又兩如齊亦皆以示内亂求定之象故知兩子皆不得其死也子野之卒逾月而葬襄公滕子來會

逾年而昭公即位叔孫豹即出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其國無事則知其卒與子般子赤異矣其卒而不地則未成為君而不地不嫌與大夫同而非一例以不地示義也

冬齊高子來盟

閔公既立而仲孫來僖公未立而高子來落姑既盟故仲孫之來不盟哀姜慶父甫奔而魯君不定故高子之來盟事勢不同故也仲孫來而閔公不終高子來而僖公得立非兩人所能為也桓之不能討慶父于書慶父如齊見之于仲孫之來無涉也桓之能討哀姜于書哀姜薨于夷見之于高子之來無涉也仲孫之來不言使高子之來亦不言使若來為責其私來則盟亦不當責其專盟然而非私來也非專盟也齊侯使之也齊侯使之而不言使者不持國書不將君命故不言使也不言使故不名而稱仲孫稱高子也

公羊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則以為魯人喜之而稱字稱氏如喜公子友之來歸而稱季子者是也但魯人喜高子之來甚于仲孫何也閔公既立而仲孫來僖公未定而高子來也兩人之來既非私來則不稱使為譏齊桓而于兩人無譏若以仲孫之來為省難高子之來為定難雖不稱使亦于齊桓無譏則嘉齊桓而非嘉兩人也然則春秋于兩人何所襃貶哉左氏于仲孫則以為嘉之公穀于高子則以為喜之文定責仲孫而賢高子則又以稱子為更優于稱氏稱字也其意總以不稱使為責其君稱氏稱字稱子為予其臣故左氏撰為魯可取乎之語文定用公羊之說謂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謀其國皆不然也齊桓合諸侯以圖伯方以大義示天下伐山戎以恤燕却狄以救邢而豈苟于乘亂以取魯哉以理言之則周公之祀非齊桓所敢殄以勢言之則七百里之國非一戰所能并非特賢明之君不動

取魯之心即智謀之士亦不建取魯之策而謂齊桓不度德不量力不顧大義不審時揣勢一則曰魯可取再則曰魯可取哉左氏浮夸其言本不足信文定精于義理而猶失斷于此故不可以不辨又來盟不稱使惟此及司馬華孫宋難將作而華孫至魯攷于前後之文則華孫之盟為私齊桓前盟閔公後戮哀姜方有意以寧魯高子受命而來雖盟非私不可以一例論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一舉而盡有其都邑其君或臣屬或死或奔他國則謂之滅衛大國狄不能據有全衛故宋桓立戴公以廬于漕漕衛邑也左氏所謂共滕之民共滕亦衛邑也益狄但入其國都而已此于法當書入不當書滅如鄭處許叔于許之東偏未有全許故亦書入不書滅先儒以不書滅為諱齊桓之不能救者非也狄伐

邢而齊救入衛而齊不救即不書滅亦不能諱其不救之跡但衛不與幽之盟桓怒而伐之相惡未解也或狄來而衛不告難而又喪師失國若此其速不能若邢之力支以待齊援雖欲救之亦無及矣何必為桓諱滅哉又以不書滅為美齊桓之能存之者亦非也滅而存之乃見其功苟沒其滅之實何以著其存之蹟且下書城楚丘而不書齊人則春秋亦未有美之之義也

鄭棄其師

如書鄭人棄其師則似專罪高克如書鄭伯棄其師則似鄭伯自棄師而高克之事不著故以國稱而鄭伯之咎難辭高克之故亦可推求而得之矣

春秋宗朱辨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宗朱辨義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吴　俊

謄録監生臣宋大樽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宗朱辨義卷五

高淳張自超撰

僖公

元年

春王正月

或定以為上請命于天王内承國于先君而後書即位上雖不請命于天王内猶承國于先君亦書即位上既不請命于天王内又不承國于先君則不書即位若莊閔僖是也然則定公何以書即位乎如謂定

公為權臣所立與桓立同春秋如其即位之意以罪其無隱先君之心則閔公為弑君者所立既立而又不討賊何以不書即位以比于定耶如謂閔公幼稚不能自主不得與定同罰然則其不書即位為罪其不承國于先君耶為予其有隱先君之心耶如謂罪其不承國于先君則桓宣定皆不承國于先君如謂予其有隱先君之心則不當以季友之立僖與慶父之立閔同其事而不別其義也蓋慶父弑子般而立閔季友戮慶父而立僖閔為弑君者所立僖為誅弑君之賊者所立春秋同一不書即位則似于罪之予之之義全無別矣故隱莊閔僖之不即位當以不修即位之禮為斷隱不欲修即位之禮者也閔不能修即位之禮者也若莊與僖則不忍修即位之禮者也夫子一仍乎舊史而十二君之是非定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左作曹伯

聶北之師諸儒之說不同覩下書邢遷于夷儀則伊川所謂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者是已但齊桓用師不務戰勝前年救邢狄震其軍聲以去聶北之次又將振旅示武不戰以屈敵而狄自入衛以後氣盛勢張無畏于伯主之軍容故強兵迫邢邢衆不支而潰也然則好戰嗜殺固非仁者之師而頓兵縱敵亦失于拯溺救焚之義也又前書救邢于狄伐衛之後此書救邢于狄入衛之後齊桓急邢而不急衛當日情事了然可見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儀後同

書邢遷于救邢之後則三師之不及救明矣左氏以為邢奔師師逐狄人者未必然也使師果于邢奔之時即逐狄人則狄去而何為有夷儀之遷耶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之舊都必為狄所據如以其殘破不可居而遷則其遭狄之焚刼俘虜者甚矣若但蹂躪其鄉遂都鄙以去而害不及宗廟宮寢則猶可以不遷也吳氏以為邢衆自潰而未為狄人所入者非也夫兩救邢而不能振旅却狄致邢之社稷改移人民離散危而後安亡而後存雖有撫卹之恩而實無捍禦救援之績高氏謂其功過不相掩者是矣夫定以再書三師為美齊桓之志義者非也蓋其急于城邢則不圖為邢復其舊都邢所以不能復振于列侯之中也淮之會僅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齊桓之殺哀姜義也向使于弑子般之時慶父如齊執而戮之以宥哀姜則閔公不致再弑而哀姜亦可

以不死一不斷于前而再成魯亂至此亦不得不忍于哀姜矣所以聖人以義全其仁義之盡者仁之至也當殺則殺之而所全實多黄老之術必至于申韓者一葉不伐而尋斧柯涓涓不塞而成江河如救邢而不用大師創狄以致邢之人民流離死徙沿及于衛而國喪君亡禍又甚焉至于扶傷救死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以是爲恩以是爲惠伯者之民驩虞如也此之謂也殺哀姜定魯難魯之君臣終世頌德而已創深痛巨矣有王者作何至若是哉齊人以歸諸儒以爲歸魯惟汪氏以爲歸齊其說甚辨觀下喪至自齊則歸齊爲是但使歸魯而春秋書之則似有罪桓歸喪之義而齊桓之誅哀姜其義甚正不當又以微罪累之也春秋于此書齊人以歸于下書喪至自齊分明以誅哀姜之事歸齊桓而予其義也

楚人伐鄭

孫氏以為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張氏以為始定國號以交中國背是也蓋始則畧之以漸而詳之所以詳之者交于中國侵伐會盟與內侯同其事不可以不書又實交其君不得不舉爵實交其臣不得不書名故舊史詳之夫子亦不得而畧之使其事不著也蓋齊桓晉文之伯皆因楚而起春秋一書亦因桓文之攘楚而作使楚之君臣會盟侵伐不詳則齊晉伯業之盛衰亦不得而詳齊晉伯業之盛衰不詳則內諸侯之是非向背亦不得而詳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無稽春秋不得而成書矣故吳雖太伯之後力能抗楚勢將入伯而事起于後春秋將終可以不詳則亦不必詳之非有進楚退吳之義存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公作朾）

左氏以為謀救鄭也然此後不見諸侯出師當是楚速去鄭而齊桓合諸侯謀所以制楚也不然楚師在

鄭鄭伯間出與會則其待救宜急而何以竟不出師耶但狄侵邢齊獨往救後又不煩會而即以宋曹往救令楚人伐鄭而齊師不遽出先合諸侯以謀之者齊桓畏楚而不敢輕敵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作纓

不書公伐邾亦不書邾人來伐杜氏曰偃邾地是魯以兵加邾邾以師出禦而公敗之也公之敗邾或以納哀姜之故據左氏則成季以僖公適邾有納哀姜之罪而亦有納僖公之德不相當耶然觀魯之速加兵于邾則左氏僖公適邾之説不足信也又使哀姜知成季在邾亦或不自孫邾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酈公作犂穀作

麗

于慶父則易名立後于哀姜則歸喪致廟魯不仇弒君之賊而仇納賊之邾莒何哉左氏公羊皆以為莒人來責賂即來責賂亦莒人習于時事之常而昧于大義不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去而顧敗其師而獲其將耶是謂賂田而奪之牛也且邾亦未有責賂之罪公親帥師而壓其境又何為耶凡此皆季友為之也不能彌內亂而君弒國危曲加恩禮于內賊而佳兵以凌弱小之鄰國故春秋詳書以罪之也僖公之世五書大夫帥師此年公子友四年公孫茲十五年公孫敖以著三家之始也後則公子遂入杞伐邾兩著其專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莊公不絕夫姜猶曰母也雖與弒其夫其事隱僖公之于哀姜非其所生而賊子般弒閔公其事著齊桓

又已殺之以正其罪所謂大義已絕不可以入宗廟者也或者齊以喪歸齊桓之不知義魯不敢以不受而後之致夫人于廟齊桓能強我為之耶然而非齊桓意也季友殺牙牙得有後于魯牙雖未發猶或可也慶父通國母弒兩君得易名而有後于義何居慶父可以易名有後則哀姜之歸喪致廟不可以已矣向使歸喪果出齊桓意魯亦當援大義以絕之桓既行義以賊其在生而反蔑義以憐其既死以義始不以義終必不然矣故哀姜之歸喪先儒以為魯請之而深罪僖公季友者是也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齊桓三城書法各異蓋據其事之實以示義也城邢即用聶北之師故書三國城邢也城緣陵即會鹹之

諸侯故書諸侯城緣陵也衛被狄兵之時諸侯不救流離轉徙者逾年而諸侯不會其城楚丘當是衛將自城而諸侯各以邦交之厚薄往助其役而非齊桓之合諸侯以公謀故祇若魯之自往以城之者然也其齊與諸侯必有與者而皆出于其私故皆不書也蓋衛被狄兵齊宋曹方急于為邢而不聞移師以捍衛宋桓之撫遺民齊桓之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蓋衈患非救難也齊怒衛不與幽之盟于衛之失國奔竄懿公敗死戴公不終危困兩年而後城楚丘視城邢而即用聶北之師其緩急何如哉故城邢書三國之師城楚丘祇若魯往者以著桓之救衛不若救邢為有私心也公羊以為不與諸侯專封者非也夫興滅繼絕謂之封衛失國都尚保遺邑國未滅也懿公死戴公立戴公死文公立世未絕也國未滅世未絕扶新君而守故土何為專封哉且城邢之與城楚丘雖一則逾時一則逾年有速有遲其扶死救傷安

危定難一也城邢非專封而獨城楚丘為專封其義不可通矣左氏謂齊桓封衛于楚丘而衛國忘亡丈定以木瓜為美桓公而夫子錄之夫國既亡而賴以存民就死而賴以生此何如大惠而詩人僅比之木瓜木桃之輕微亦為不善取義矣因知木瓜之詩未必衛人欲報桓而作而小序之說有不可信也且使城楚丘而事涉專封齊桓岸然擅天子之大權而不顧春秋合當直書以明示其罪夫子何愛于齊桓而為之諱又何為畧其事微其功以示不與專封之義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丈姜哀姜之葬春秋以識魯人失賊也吳氏以為哀姜實莊公之正配僖公之嫡母子無絀母之道故僖公以小君之禮葬之然出姜非丈公之正配乎非宣公之嫡母乎歸齊之後不見喪至不聞致廟是宣公

直以子紲母而文公之廟無正配矣出姜無罪而殺其二子以出之文姜哀姜有罪而喪以小君之禮入廟以配桓莊魯秉禮之國而典禮之亂一至于此可傷也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

諸儒以為罪虞者皆是也滅虢滅虞晉之罪春秋欲罪虞故下陽書滅而晉之滅虢不復書而其滅虞亦直書執虞公而已使書滅虢滅虞則下陽祇宜書取書取下陽而虞之貪璧馬以自取滅亡不著矣至于晉之滅人國則于書執虞公罪之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作貫澤

公穀謂齊宋大國大國合則小國可知江黃遠國遠國至則近國可知諸侯當莫不服從而至也文定遂

以為諸侯皆在獨稱遠國許是盟者誤也蓋是時桓于諸侯屢會屢盟其心已一將以伐楚而惟恐江黃之為楚援也故與宋公獨致江黃而盟之所以孤楚之勢也諸侯之中惟宋獨與者宋之輔伯甚力無會不與無盟不從故盟江黃不煩他諸侯而獨宋公與也又初結江黃未必遽信而肯來于齊齊桓亦不肯輕身以遠適江黃貫宋地也不可以無宋公及明年江黃既信來會于齊則宋公原與盟又不可以無宋公也

冬十月不雨

穀梁以為勤雨也得之何以知其勤雨以舊史書不雨也舊史何以書不雨以其君臣之間日夕憂不雨而望雨也

楚人侵鄭

鄭歲一被楚師而齊桓再不往救桓固持重以為必能服楚之謀而亦度鄭之足以抗楚不若邢衛之速敗于狄也不然捐鄭于楚楚得鄭服而勢益張雖臨以諸侯之師而不能制矣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不雨歷三時矣不書苗麥之無不書饑是必有為之備而無患者然亦天災之流行也故亦不得不書

徐人取舒

趙氏曰取為附庸不絕其祀也孫氏曰取國不言滅舒之宗祀猶存也李氏曰徐始見經而書人始滅國而書取是必未滅之詞又謂舒本楚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接魯人頌僖公之功曰荊舒是懲當是叙績于召陵之後其于荊舒不過懲之而已則知徐固未嘗取為附庸而又豈滅之耶如書郲降于齊而其後郲伯之奔猶舉爵書鄭滅許而其後四國圍蔡之師復見許男或敗而復振或絕而復興烏能一一詳之哉又春秋滅則書滅入則書入未嘗加等未滅以失事實而舒屬楚境在徐之東南諸侯伐楚之師自侵蔡至陘取徑于江黄不取徑于舒也蓋舒接江黄皆能為楚之捍蔽江黄可以盟結而舒則楚之黨類非兵治之不可以得志或是徐人適幷其地或是受齊桓之命其事足以張中國之勢而翦楚之援故徐矜其所取而來告諸侯喜而書之不必詳其取都取邑是入是滅也春秋紀此以著諸侯所以

得駐師楚境而楚人之所以不敢出也

六月雨

三時之首月不雨皆書則六月之雨不可不書矣書不雨為憫雨則書雨為喜雨可知矣憫雨者為民而憫則喜雨者為民而喜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江黄既受盟而又為陽穀之會者所以堅江黄之志也伐楚而不用其師者恐楚因以怨江黄而速其禍也而桓亦知諸侯之師足以制楚而不必更益江黄矣然江黄之滅于楚卒以屬齊之故而齊不能救則齊之負江黄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作公子季友涖 公穀作涖後同

齊將伐楚所仗于諸侯者宋魯為大宋則堅輔齊矣而猶恐不得志于魯也且宋陳鄭衛許曹致師于楚其途甚便而魯獨遠齊必欲得魯故再致魯臣以盟之許氏以為公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往涖盟不知陽穀之會專致江黄諸侯皆不與不獨公也

楚人伐鄭

楚人三年三至于鄭不義甚矣務欲得鄭則其志迫未一受創而歸則其氣驕連年用兵則其民困諸侯之師至未有戰而不敗者也召陵受盟可以知用事者謀國之善而楚之所以日強也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齊桓操必勝之勢而收不戰之功故春秋詳序以著其績而杜氏以為綏之以文德者非也桓豈能以文德綏楚而楚又豈桓之文德所可綏哉蓋其軍容之壯師律之嚴衆心之一以戰則莫敵以攻則不固故楚不得已而引罪請成而桓亦知楚不可以遽勝而姑聽之也其侵蔡有似于晉文之侵曹伐衛然齊桓十餘年來訓兵治民内謀于大夫外謀于諸侯者莫非為楚一旦連八國之衆仗大義以伸其罪其心專一其事章著非有詭道秘計也因蔡事楚而併問蔡罪淺入其境即舍去之而整軍向楚何其直而壯與晉文繼桓而起急欲圖伯欲圖伯則不得不以攘楚為名而方受德于楚未可以兵臨之也故有事于曹

衛以致楚師之來于是執曹伯以愬之又許復曹衛以攜之又退舍以驕之而後一戰勝楚伯業以成蓋其運之深而用之險也此所以正桓而譎文也至其次陘則猶次聶北之意殆以整旅示武將不戰而屈之也乃次聶北而不能却狄次陘而能服楚者救小國不可以遷延而伐大國不可以不持重也然而楚知有制之師不可犯而不惜請成受盟之恥狄知進而不知退一以強暴凶殘為事此楚所以能爭夏盟而狄卒不競于中國與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來不稱使公羊以為尊屈完劉氏辨之極是穀梁以為權在完丈定因之高氏謂與齊高子來盟同以齊

桓之使高子本欲規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衹觀齊之強弱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推與二子也非也齊桓自春正月會諸侯侵蔡次陘已歷二月三月而至夏矣諸侯之師久駐問罪之言久入楚至此時始來觀齊之強弱哉據左氏則師甫入境楚子使與師而言管仲責包茅而問昭王然後師進次陘故以前使為觀齊之強弱可也屈完之來實楚君臣定計使完來盟若齊桓不許其成乃不得不一戰耳張氏以為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中國君臣之辭故不書楚子使者嚴內外之分也然則使宜申獻捷使椒來聘何以一同中國而不嚴內外之分乎蓋楚畏諸侯之師而不敢抗而又恥于城下之盟故屈完之來不曰寡君使下臣完聽命于執事衹若完自來者是以不書使也春秋于此亦以見楚之強項而齊桓苟且遷就與之盟而退也其言來盟于師者見屈完之來為盟于師而來著楚人心怯

而口不服也其言盟于召陵者見諸侯之師稍退而與之盟著齊桓之假禮以服楚而實則得寸而自足也葢春秋之義莫大於攘楚齊桓之伯莫大于召陵之盟自齊桓外楚而後中國知内外之别晉文因之而起至於後世雖力不足以制楚而未嘗不以制楚為名故春秋于召陵城濮皆詳序之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

左氏以桓善申侯之説師仍出于陳鄭之閒公羊以為還師濱海而東陷于沛澤之中㕍氏是左氏李氏是公羊説各有理然皆可以無辨也但轅濤塗雖若私心以紓陳鄭之病者而觀兵東鄙未必非策桓即怒之執而與陳以治其罪可也何至怒陳而一伐之再侵之哉勝楚而驕責之是矣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當繫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來作齊人及之汪氏以為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當書遂此不書遂為魯及之皆拘于例殆不然也按遂者遂其事也及者及其人也字義文勢然也內書及亦必及人未嘗專及事外書遂亦必遂事未嘗兼遂人內如公子結媵陳遂及齊侯宋公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內可以兼書遂則外亦可以專書及矣內如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內可以專書遂則外無不可以專書及矣又如成二年鞌之戰及國佐盟于袁婁四國大夫及之非魯大夫及之也外大夫及盟可以專書及則外諸侯及伐又無不可以專書及矣何以決其是魯非齊哉所以決其為齊及者齊會諸侯伐楚召陵之盟齊為主則怒陳而用師師亦齊為主一也伐楚諸侯若宋衛鄭許曹皆與陳近而魯稍遠師出三時又留魯師于陳以勞久役于事勢不安一也齊桓猶知重魯不應役魯如役江黄一也玩文之勢揆事之理皆當

作齊及之無可疑者觀後會牡丘伐厲書齊師曹師會淮伐英氏書齊人曹人則知齊未有率人伐國而不親主其師者何獨伐陳而委其事于魯哉又如春秋後半凡奉伯主之命以有事于鄰國者多書侵不書伐即此年公孫兹之會侵陳亦有齊大夫主其事此如為魯及江黄益當書侵不書伐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

春秋于會伐無不至者諸儒以為兵凶戰危故書至以危之然專師以伐人國獨非凶危耶何以多不至則有不可以通者矣又公羊至例得意至會不得意至伐李氏辨之極是穀梁以為至伐楚以大伐楚之功者亦不然也如成七年伐鄭盟柯陵而至會襄十一年伐鄭盟亳城北而至伐再伐鄭會蕭魚而至會十八年圍齊盟祝柯而至伐者其盟為諸侯之公盟其會為諸侯之公會故有或至會或至伐之異此伐

楚而屈完來受盟

豈可以至會耶

葬許穆公穆公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伐陳未久即又勞諸侯之大夫以侵之其貶何疑家氏以為貶而人之則非也如諸儒之例以稱名稱帥師為無貶以稱人為貶則貶六國之大夫而不貶公孫茲于義尚可以通乎六國大夫既從畧書人而名公孫茲者著公孫茲之帥師以著叔孫氏之始也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稱世子目晉侯而斥殺重惡晉侯之殺之也夫世子者吾先公世世及之人天王所使世守其國之人而專殺之其如先公何如天王何故雖先王不嚴坐殺子之獄而春秋以殺子殺大夫與弒君並書于册而未嘗有恕辭者既有以治臣子而又有以治君父也故春秋戒不特亂臣賊子懼而暴君忍父亦宜知警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魯女挾其子來朝者覿魯以托其子也杞惠以是年卒而卒葬皆不書是魯之弱杞而廢其喪紀也伯姬之來豈得已哉春秋書之既以識伯姬亦以著魯受其子之朝而不會其父之埊也

夏公孫茲如牟

春秋書内大夫如他國者皆聘也牟之為國微魯必不使大夫往聘故左氏以為娶然親迎之禮無貴賤一也豈既為大夫即以越境為嫌而廢其親迎之禮乎如果親迎春秋不當書以示譏矣是必有不應行之私事而假君命以行也季友葬原仲書者彼遂季友之私以君命葬其大夫故書以交譏于君臣之間此其事不足書故不書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首止公穀作首戴後同

諸侯而合會王世子未有不請命于王者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亦未有不禀命于王者諸儒因惠王有撫

鄭從楚之命遂疑齊桓不請命王世子不禀命為交有罪者非也家氏又以齊桓不請命以定世子為適事之權而以漢張良招四皓定孝惠為比亦非也四皓時之隱士雖不奉天子命而從之遊不得為私若當日孝惠出會信耳越布諸王侯而高帝無命可乎葢自召陵盟楚以來齊桓勢張抗詞以請會世子而惠王不得不聽勉強命世子出而非其意故間鄭以攜諸侯耳夫齊桓不朝王以請見世子于京師乃脅天王出世子于外以行相會之禮是固不能無罪諸儒顧以殊會為尊世子夫尊世子而先使世子降尊以出會其凌替降辱之跡不可以掩宜高氏責其致世子以會者實致天王而朝之漸流弊無窮不可勝誅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後舉諸侯以見王世子之不與盟而桓之所以尊王世子者如此也穀梁以為盟者不相信而謹信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者非也葢盟首止以戴王世子原不必王世子與而亦非王世子所宜與在齊桓當日併非故不使世子與以示尊世子之義而又何信不信之足云哉

鄭伯逃歸不盟

桓致世子出會其跡涉于抗而盟諸侯以定儲君其義甚正惠王之命鄭伯葢其溺愛叔帶之初心也而又撫鄭從楚其不正極矣故事貴審于義義之正者雖出于列侯不得不從義之不正者雖出于天王亦不可從也鄭伯違正以從不正故以諸侯之尊而春秋直書曰逃以下比于匹夫之賤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諸侯盟而鄭伯逃歸于是楚人滅弦皆一月內事王之命鄭伯從楚鄭伯之棄齊不盟楚人出師時尚未及知之也高氏以為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為寇中國之兆張氏以為因王間鄭而師師滅弦者恐不然也葢楚之受盟召陵原屈于諸侯之師而非心服至此瞯桓有事于王室而復起滅國之謀以示不服于諸侯而雪前盟之恥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齊桓方合諸侯定王世子以寧周室晉以親藩逼近王畿而絕不與聞何也春秋于盟首止之後書楚人滅弦書晉人執虞公重惡晉楚也楚毒南方小國晉賊虞仲之裔晉一楚而已矣前滅下陽書虞師罪虞

也此執虞公書晉人罪晉也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書鄭伯逃則明罪鄭伯矣鄭伯有罪則齊桓連諸侯以伐之宜矣鄭伯不服而至于圍邑亦不得識其已甚也葢鄭伯受王命從楚齊桓伐之似逆乎王但王出于私意非有明命則桓仗定世子之義以伐鄭而鄭伯不能為之辭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諸侯伐鄭而許師不出必許以鄭世仇許之故告于齊而齊不徹其師也歷一時而鄭不服鄭恃楚之援而告難于楚以拒諸侯也楚師至而圍許者圍其所必救以解鄭也許以諸侯伐鄭之故而被楚師諸侯以伐鄭之故而致許受圍于楚此于事勢不得不救非比于前書救邢之類為有恤小鋤強扶危救患之義也春秋紀其事之實而文定以為書而善之者非也但圍鄭歷時救許歷時鄭之于諸侯諸侯之于楚皆相持而不戰鄭圍解而楚退許圍解而諸侯退不特齊桓不競勝而楚亦不瀆武故春秋亦不深罪之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以至伐鄭為大伐鄭與至伐楚為大伐楚同義皆不然也伐鄭是其本事因伐鄭以致許受楚圍而

救之其遂事也春秋不至本事而至遂事耶會温而至圍許者以至圍許而著朝王所之非禮此夫子之變文示義不可以拘見論之者也

七年

春齊人伐鄭

鄭恃楚而不服鄭不服則失其所以内制諸侯外治強楚之勢而况伐定王世子之義以行耶故再伐鄭而不當罪其殘民虐鄭也而又不再煩諸侯之師則亦見桓之此舉無害于義矣丈定泥于稱人為貶而于此義不可通遂以為將卑師少夫鄭恃楚救齊人孤軍遠出未有不遣大夫帥衆以往者也

夏小邾子來朝公作小邾婁子後同

邾黎來而稱小邾子以為齊桓請王命而爵之者是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鄭伯逃盟即楚大為不義齊師問罪不自引疚而殺申侯以求解即使申侯初為即楚之謀而亦不能辭其曲聽之責故春秋猶著其專殺之罪也其罪申侯之好利于義無之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魯宋之外止陳鄭兩世子而他諸侯不至者必齊桓不約會而非諸侯貳也陳侯之使子款亦必別有故鄭子華之來必鄭伯將服而疑于齊故使其子請之齊桓欲釋鄭伯之疑故與之盟而信之是甯母之盟專為子華不然于魯宋陳何事而又煩為此盟耶杜氏註甯母魯地盟鄭子華而于魯地者必鄭伯求解

于魯魯為之請于齊齊聽魯請因來魯地而盟子華也故吳氏以為未使子華與盟者非也杜氏以為盟四國而二世子在會以着桓德漸衰者亦非也至左氏載子華之欲去三族不言父命則其出于惡三族之私心可知矣管仲諫辭其請誠為合義然左氏以為子華以此得罪亦未必然蓋鄭文嬖燕姞而生子蘭其殺子華不必以私齊之故觀羣公子之皆得罪可見也鄭伯不來而使子華齊桓又已使之與盟鄭必有請罪之辭左氏不詳而詳子華之欲去三族亦有不可信者左氏見鄭文之後嗣者子蘭遂以為華之不得嗣必由于此耳然鄭伯殺子華春秋不書以鄭伯在位四十五年之久安知子華非無故前卒而顧以為殺之耶左氏紀其事在十六年十一月又云鄭文之妃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閒其變如此又烏從而知其禍始于此耶春秋事實難以臆斷不得不

徵信于左氏然即據左氏前後之文而子
華由此得罪之說亦不可以為確然也

曹伯班卒班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齊桓既聽魯而來盟子華故季友往聘
以謝之而亦季友修好于齊之始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

左氏以為惠王崩襄王不發喪以告難于齊然惠后內主叔帶襄王必不能秘不發喪且齊桓既會王人及諸侯盟首止定之而又秘至逾年何耶吳氏以為或惠王有疾襄王遣下士告難然襄王以世子侍疾不由王命而私于諸侯憂不得天下而不憂父之有疾春秋何以無譏耶又定以為王人之微序于侯伯之上者貴其以王命行則王人此來為奉王命而來矣然惠王惡齊桓之戴世子而撫鄭從楚何以復使于齊為襄王謀耶若果遣王人于齊必惠王初嬖叔帶至此有悔心矣又何以不遣大臣而遣下士耶當是齊桓既盟首止惠王之嬖叔帶久而如故桓復抗詞以請王人王不得已使下士來桓因奉王人臨諸侯以共戴襄王耳觀鄭伯與會乞盟則王人為奉王命而來可知矣鄭伯前書逃此書乞則其罪鄭伯可知矣罪鄭伯則其予齊桓之戴世子可知矣甯毋既盟子華于此而鄭伯乞盟則子華為先求解于齊何

疑哉

夏狄伐晉

齊桓會諸侯戴世子而晉不與宜乎狄得肆志而伐之也狄之伐國亦似竊桓意指之合與不合者吳氏責桓不能攘狄是矣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公羊齊媵之說實不可據穀梁以為致成風夫定因之夫魯之尊妾母為夫人不特成風如宣公之于敬嬴襄公之于定姒昭公之于齊歸如先有禘廟而致之禮後之人必因而舉行之春秋不當削而不書也如以成風與他妾母不同哀姜既以絕于廟而莊公不可以無配故致成風以為將來入廟之配然出姜

既歸魯人又以出之稱别之是魯人已絶出姜于廟而宣公不先致敬嬴以為將來文公之配何耶且尊生者為夫人而禘太廟恐于典禮亦無可牽合者故當以左氏致哀姜為是葢魯人之于哀姜疑于當絶當配久未入廟至此懾于齊桓伯業之威不得不抑公義而狥私情因禘太廟致哀姜以入配莊公也夫文姜哀姜皆于義當絶而皆得入廟春秋于致文姜不書而書致哀姜者魯人當日無疑于文姜及其喪制之時而致之于廟與他夫人之入廟者未見有異故不得而書魯人疑于哀姜遲至八年之後而獨舉禘禮異于他夫人故舊史書之夫子因削姓與氏書夫人以示譏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氏逾年告喪之説實不可從趙氏辨之極是觀春秋于此書月日甚詳必非秘不發喪也使襄王以叔

帶之故匿喪踰年而又改其月日春秋當有以譏之不當仍其偽計而詳其月日矣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御說茲父王臣三公之卒皆不書葬公羊于御說茲父為諱于王臣無說御說之諱者以為為襄公諱也為襄公諱者葢諱其背殯與盟緩葬其親也夫使因襄公從伯主會葵丘以定王室為出于不得已而從權雖緩葬無罪而原之則即踰期書葬而亦有以原之不必諱也使重于葬親而輕于出會雖定王室而緩葬有罪為之諱以隱之則即不書葬而其背殯與盟之失又烏得而諱哉且御說卒于正月宋襄于夏會葵丘九月與盟為春秋諱而不葬其後宋丈卒于成二年八月明年正月宋共會諸侯伐鄭二月乙

酉始葬何以又不為之諱耶一則背殯緩葬凶服與盟一則背殯緩葬凶服會伐有諱有不諱不可以通矣如謂從齊桓尊王臣以定王室為義則從晉景以伐助楚侵衛盟蜀之鄭亦未嘗不義而何以有諱不諱耶故公羊之說非也葢是時魯宋絶好不往會葬于茲父王臣皆然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惠王崩而桓不率諸侯以奔喪襄王立而桓不率諸侯以入朝乃屈天子之冢宰出會于外桓之驕抗極矣劉氏疑于春秋無譏而孟子取之意其定王室之大難而功可以掩過抑或會葬既畢而修禮以明王禁然不書葬惠王不書公如京師則魯君不行而齊桓之不行可知矣桓與諸侯之罪皆著矣故于葵丘無譏者獨不没其定王室之功也孟子取之者取其申禁諸侯之詞而非恕其不葬舊君不朝新君之罪

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伊川曰云諸侯盟見宰不與義祇如此再言葵丘者既會遍時而盟非若會盟同時同月可作一條書也既作兩條書則不可不再言地非有別義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甲子公作甲戌詭左作佹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弑

書君之子則應書殺公羊以為弑者非也穀梁以為國人不子則國人不君國人不君則不得為弑也然

而里克之罪不能免也奚齊不正不可以為君雖不可以為君而固君之子也里克殺君之子而烏得不著其名以罪之哉且奚齊非自篡世子以立者有先君之命也雖有先君之命而先君實以嬖己之故而殺世子則奚齊亦與聞乎故故不正其為君以罪奚齊正其為君之子以罪里克也文定于里克弑卓始發明中立之故夫克以中立而致申生不得其死申生既死而殺奚齊是晉之一世子一公子皆里克殺之而但有身與不與之異耳至于弑卓則非中立所致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為朝齊之始僖公不能自振而季友謀國此為削弱其國之漸蓋友以齊戮哀姜立僖公而使已得為

公家之輔固甚德齊而非但僖公德之也夫國有禍難籍援于鄰其流患必至于此此春秋諸侯所以爭納亡公子以定人國也

狄滅温温子奔衛

狄之伐國其初猶若視桓意所不合而加兵者蓋伐邢而桓存之三國之師豈不足以制狄而又縱之使伐衛哉衛不與幽之盟知不為桓所悅故伐衛而桓果不救也桓盟諸侯攘楚定世子而晉不一與狄又知不為桓所悅故伐晉而桓又不問其罪也至此遂敢于滅温矣温滅而天王不問伯主不問故自此而伐衛伐鄭肆患而無所忌憚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公作卓子

里克力能殺奚齊豈不足以制荀息哉使克于夷吾重耳之閒决所宜立荀息無能為也聽荀息立卓而又弑之何耶文定以為里克君之責其初之中立夫以中立之故罪克則當罪其君奚齊春秋不正奚齊為君而正卓為君非罪克君之也罪克弑國人之君也蓋是時夷吾重耳皆出亡在外國人未有迎立之謀而聽荀息立卓又所以殺申生者以奚齊非以卓也殺其欲得國而致申生于死者立其不與申生之殺者則卓之立非荀息立之國人立之也應有國之申生既死欲得國之奚齊又殺卓與夷吾重耳皆君之子也雖未知三人者年之長幼若何即卓幼于夷吾重耳而當國有内亂公子出亡之時為宗社計卓又何不可立哉國人君之而克弑之春秋所以成卓為君以實里克之罪也至荀息成君之邪志以亂晉春秋書之與孔父仇牧同若皆予其抗節死義者然而與二人者不同也蓋所以甚里克之罪也克能殺

奚齊又能弑卓非力不足也晉獻死克宜制荀息使不立奚齊即不能制不立奚齊亦當制不再立卓使克于殺奚齊之時殺荀息亦可以不再致卓子之死夫視賊其先君之子如刈草菅克之罪可勝誅哉奚齊殺而卓立卓非有必不可立之義則荀息因國人以立卓非如立奚齊之不以正也正卓之為君則不得不正荀息之為大夫矣克弑一君而殺一大夫烏可不并書之哉然而戒獻公之邪志而致君之兩子皆不得其死是亦荀息之罪也雖一死亦聊以塞責而已春秋書及其大夫荀息者予其能死以著其奉不正之過亦罪其奉不正而猶庶幾一死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前伐山戎書齊人又足以為齊侯也稱人以示貶此亦齊侯何以不稱人示貶耶是時戎病王室狄伐晉

滅温楚滅弦滅黄淮夷病杞齊桓一切置之不問猶勤遠畧而伐北戎春秋不予之而罪之可知矣而齊侯舉爵則以稱人為貶而舉爵非貶者不可以通也蓋使所伐為病王室之戎則伐之為義春秋書北戎者以見非病王室之戎也貶伐山戎而不貶伐北戎豈義也哉春秋之褒貶予奪在事及著于前後之文而不在書人書師書爵書名也至桓之所以獨徵師于許者前以諸侯之師伐鄭未嘗用許師又為許以解楚圍故伐北戎獨致許男而不復煩諸侯也召陵之以江黄伐陳壯丘之以曹師伐厲于淮之以徐人伐英氏大約齊桓伯政用諸侯之師其節制如此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惠之得國也亦必以奚齊卓子不宜立故初不以弒君之罪討里克而殺之以其私也雍廩以私殺無

知春秋書以討賊之詞惠以私殺克而不為討賊之詞者雍廩之私非以為已而惠為已也三傳所以正其為已之私也然惠嘗日亦未必如左氏所云難為子君公穀所云又將及我之云即惠正其弑君之罪而亦不予以討賊之義也何也夷吾次于重耳不宜立也已則不正而能正人乎已則不正所為殺之以其私也使夷吾殺克逆重耳而君之則書以討賊之詞矣故里克有弑君之罪而晉惠以不正殺之則書以殺大夫之詞所以罪晉惠而非與凡殺無罪之大夫同也是以荀息有成君邪志以亂晉之罪而里克殺之則書以及大夫之詞所以罪里克而非與凡大夫之死君難者比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書雨雪三隱以日者一日而大雨雪紀異于大雨震電之後也桓以月者不當雨雪而雨雪也此以時者一時而大雨雪也高氏以此為尤異者是矣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晉惠不殺鄭父則亦不見殺里克之出于私也蓋鄭父非有弑君之罪而晉惠殺之則其殺里克猶之殺鄭父也然晉惠殺鄭父則又以見殺里克雖出于私而里克亦不能無罪也蓋鄭父雖無弑君之罪實有逆重耳之謀而晉惠殺之則其殺鄭父猶之殺里克也故書法同也使書殺里克不同于鄭父則無以著晉惠之私使書殺鄭父不同于里克則無以著鄭父貳心之罪觀春秋書法如此而其君臣之間是非瞭然

矣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聲姜桓女也僖公及之以會此無嫌者也然于禮不當會雖無嫌亦不可以往以為父子無嫌則亦以為兄弟無嫌矣以為至親無嫌則亦以為凡親無嫌矣禮之壞也必有其漸故聖人之制禮甚嚴而春秋于陽穀于下之會雖以齊桓伯主僖公賢侯聲姜令妻以父子夫婦之親而必書之示貶以垂教天下後世也諸儒因聲姜逆至不書疑僖公娶于未即位之前故或以為齊襄之女然距襄見弒之日既遠而莊僖父子又不當同娶襄女也或以為子糾之女然齊桓殺子糾則聲姜亦有父仇不當與之會而相親也或以為桓女而嫁僖公于為公子之時然齊國大而桓自尊貴未必以女嫁魯公子也故意僖公即位以後

而娶桓女春秋不書其逆至耳所以不書者
別于他公之五娶齊女皆書以著其非禮耳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前年冬楚人伐黄今年夏始滅之則黄人城守不下以望諸侯之援也齊桓竟不往救豈非罪哉夫江黄背楚内向猶小國諸侯之知義者也使桓文為之出師或不至于速亡而桓文卒不能存其社稷此蔡許

所以世屬于楚不復作中華之望而鄭所以犧牲玉帛陳于境上以待强者與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作處公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自盟葵丘之後齊桓四年不會諸侯而其間戎亂王室楚滅黄狄滅温伐衛淮夷病杞故會于鹹以謀之

而卒未見有攘楚遏狄之師左氏云管仲平戎于王隰朋平戎于晉夫以戎之為患王室而祇若為平隣國之爭者又不得已而會諸侯之師以戍守之大非勤王之畧故春秋平戎戍周皆不書也至明年諸侯為杞而城緣陵獨書于册葢以譏桓之大合諸侯舍其大者重者而但為恤杞之謀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公子友如齊涖盟之外又兩如齊似亦通聘之常然一則如齊于盟甯母之後一則如齊于會鹹之後盟甯母而如齊者謝齊納鄭子華之請盟也會鹹而如齊者魯為伯姬故受托幼子適為淮夷所病必為杞請援于齊齊既會諸侯謀之故季友如齊謝會而又請命城緣陵以遷杞也觀此則知鹹之會左氏所云

淮夷病杞故且誅王室者葢桓意專在杞而王室之誅獨其並及之者也此可以得春秋不書平戎戎周而書城緣陵之義矣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有遷而後城者有城而後遷者事勢不同故也邢即遷于夷儀則夷儀爲邢之夷儀故書曰城邢衛渡河野處未有遷所杞病淮夷未有遷志諸侯先爲之城以待其遷不當曰城衛城杞故書曰城楚丘城緣陵其後如晉平合十一國之大夫以城杞葢因杞之城郭而增修之則曰城杞矣城邢序三國之師者以三國之師救邢即以三國之師城邢也城楚丘不序者諸侯各助其役以城之非有約會或既約會而非牽

率以往如戌鄭之不復序諸侯也城緣陵書諸侯者即會鹹之諸侯前目後凡也蓋當時事勢如此故書法如此而春秋之義亦因以著矣以三國之師城邢其于邢有救患分災之義所以著其急于邢也桓之于衛受狄患而不之救敗而奔亡而不之卹遷延歲月久而後為之城是桓有私憾于衛而不能釋諸侯亦未有急急之意所以著其緩于衛也至于會諸侯于鹹事有大于卹杞者而諸侯止于城緣陵一事雖未為有罪而亦不足以見功故畧之也因事示義而褒譏寓矣諸儒專封專事紛紛議論于義無之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穀作繒後同

夫定使自擇配之說恐未必然左氏以為來寧而魯止之却近情理而又疑于明年歸于鄫之文此或呂氏許嫁于鄫而未歸故遇之而使來請為妥如莊公之于哀姜既納幣後遲之兩年而親迎莊于未迎之

前觀社遇穀盟扈之屢如齊也然雖許嫁而越禮相遇僖公之于父道鄫子之于夫道季姬之于女道婦道胥失之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召陵之役徐為中諸侯取舒以翦楚之羽翼故楚人仇之與江黄同既滅黄而又伐徐皆所以為報也楚盖竊桓伯之衰歲用兵以内侵而無忌使桓能却楚以存黄則楚亦有所懲而徐可以不被兵矣失于不能救黄故雖盟牡丘次匡勞師經時而無功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自盟召陵之後至此七年甯母之盟為鄭也于洮葵丘之盟皆以定王世子也于鹹以謀杞則會而不盟救徐而盟者將用諸侯之師而一其心也夫以伯主率諸侯而攘楚救患乃有疑于其心之不一而復尋前盟宜其志之不遂而事之無濟矣

遂次于匡

大約齊桓用兵不肯輕于臨陣決戰故盟牡丘次匡將以先聲懾楚使解徐而去也不知烏惟傷弓乃下虗弦召陵之役楚受盟而未受創蓄力數年方欲挫中國以雪前恥豈懾于聲勢之虗張哉至不得已而使大夫將兵以往又伐厲以為解徐之計而徐卒不免于婁林之敗者當亦事勢之必至者也葢桓之作用止于如此伯者之功力亦止于如此故以為善其救者固非以為德衰志怠譏其不能速救者亦未盡然也桓之德即不衰志即不怠其能一戰勝楚安中國而尊天王乎必不能矣觀其圖伯之初不能用大師以克狄可知也然未有王者之德又非大公無我實有安内攘外之志而茍輕于一戰戰而不勝則楚勢益張而中國之受患益甚桓固自量乃茍且如此而止春秋亦量而恕之葢不顧其為晉文之城濮而

猶幸其不爲宋襄之泓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率後同

盟牡丘次匡救徐皆一月內事次匡者諸侯次也救徐者諸侯之大夫救也何爲緩于救而以爲春秋譏之哉葢于其書之詳而知春秋有意乎是役也如非有意乎譏之則書盟于牡丘救徐止矣次匡可以不書諸侯之大夫可以不書矣然則書次匡書諸侯之大夫者著諸侯之不親往而委其事于大夫非有急急之意也外大夫不名者大夫奉諸侯之命義不取乎名之也不歷諸國以序之稱人者即盟牡丘諸侯之大夫義又不取乎序之也名公孫敖稱帥師者著魯以慶父之子主軍而爲孟孫氏之始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不能却楚救徐而加兵于無罪之厲所謂移禍空桑也然以伯者用兵之道言之亦未必非策但楚伐許以解鄭而諸侯救許則中國之義也齊伐厲以解徐而楚不救厲則楚之不義也又諸侯之師皆在而齊獨用曹師毋乃曹有悅于齊齊有善于曹者乎及冬宋人之伐曹未必不兆端于此也

八月螽公作蝝

九月公至自會

旣書公至是諸侯之師皆散矣是楚解徐而去也婁林之敗徐必是楚師暫退賺諸侯之師散而復出也桓會不至而牡丘于淮至者因有救徐伐英氏之事范氏以為齊桓德衰故危而至之者非也不至救徐

而至會者先書會盟于牡丘是明以會為本事季氏以為諸侯不親行故不以救徐至者是也又高氏以為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于外已逾三時以會至者見救徐之無功是因如齊不書至自齊疑其未歸而即會牡丘也然如十年如齊不至又何義耶又如成公會伐鄭不至而書如晉豈急于奔喪而不及歸耶襄公會鄬不至而書如晉豈迫于朝晉而不敢歸耶又盟戲不至而書會柤豈勤于會吳而不遑歸耶若是則春秋當用自京師會伐秦之法書自伐鄭如晉自鄬如晉自戲會諸侯于柤以著之矣故知其不然也

季姬歸于鄫

季姬至是始歸鄫則前之遇防非歸寧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齊桓創伯內諸侯無相侵伐者宋襄忽與伐曹之師何也曹近于宋其國微弱故諸侯會盟以伯爵而列于許男之下往時必屈事宋今以齊桓獨役其師以伐厲必其善事伯主將有以抗宋而宋嫉之也宋伐伯主之所與而齊桓不之罪者宋兩世輔齊以伯故亦不能以曹之故遽失宋好也伯者牽于私而大義莫申往往如此而宋襄爭伯之端即始于此宋曹世怨卒至于入曹以亡其國亦始于此矣張氏李氏以為宋之伐曹以釋莊十四年從齊會伐之憾不必然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桓之救徐而次匡與救邢而次聶北伐楚而次陘同意蓋欲振旅示武不戰以屈敵也而楚必敗徐而後甘心者無懼于諸侯之師也然以楚之強兵臨徐徐不至一旦遽亡者則猶恃有諸侯大夫之師在也而桓之不靡爛其民以徼倖博楚之一戰亦未可盡非矣楚惟得志于徐故其後敢與中國諸侯戰至泓之勝而益恣屢勝而驕所以有城濮之敗而成晉文之伯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楚初見經其事則為虜蔡侯秦初見經其事則為獲晉侯甚矣秦楚之強也其後楚則為患中國而秦安然無事于春秋之世者有晉以制之也然其禮晉惠以歸輔晉文以伯合中國以靖楚氛亦不可謂非秦穆之賢也故春秋于莘之敗則為罪楚之辭于韓之戰則為罪晉之辭雖其事勢則然而大義亦于是乎

係也楚詐蔡師救息而敗之楚有罪而蔡無罪晉受秦三施不報又閉之糴秦來伐不修詞以謝而抗師以戰則晉有罪而秦無罪然則蔡侯名而晉侯不名者何也蔡侯虜而卒于楚比之失國之君故名之秦獲晉侯不久返國故不名也名蔡侯者以著蔡侯之不歸不名晉侯者以著晉侯之復國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公作霣

春秋書外異惟宋有之然如隕石鷁退飛雨螽皆異之尤者其他草妖木怪不足書矣非獨詳于宋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生而賜族僖公之寵友也春秋仍之以著其隆私恩也此為出于舊史之文無疑則書季子來歸亦是仍舊史之文而非春秋特書季子以賢之可知矣蓋魯自伯禽開國一傳而考公繼父再傳而煬公即以弟承兄其後一繼一及相間成世故公子牙引國故為慶父謀友既誅牙立閔又誅慶父立僖正其傳子之緒是以僖德友而生賜之族使世有後于魯也自是魯不復有兄終弟及之變故魯人念季友之功而季氏世專魯政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鄫姬不葬自是魯不往會文定以為奪其葬者非也文定于諸侯葬例謂有治其罪而不葬者且于經義不合奪鄫姬之葬說烏可從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友卒書氏以為生而賜氏使世為卿也公孫茲者公子牙之子稱公孫不稱公孫叔茲是不必先賜氏而亦使世為卿矣故知賜氏為僖公之寵友其世卿不世卿亦不係乎生而賜氏不賜氏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以為謀鄫杜氏師氏汪氏皆以為淮夷病鄫謀伐淮夷然合九國諸侯而不見有伐淮夷之師又不若鄫杞而為之城以待遷則亦未見為鄫故也觀下書伐英氏抑又安知非仍為徐而謀楚耶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徐雖敗于婁林而實以齊桓之救未大受困于楚故桓助之伐英氏而徐之力尚足以報楚也不書齊人及徐人書齊人徐人者以著報楚而伐英氏為徐志也十二月合諸侯春即因徐以伐楚與國則知于淮之會未必為鄫矣不然能為徐伐英氏而不能以諸侯之師伐淮夷耶英氏受伐在會之諸侯久而不散者以防楚師之出也

夏滅項

項與沈隣項當即今之項城縣沈當即今之沈丘縣俱屬河南陳州陳州即陳國也距魯實遠魯越滕郳徐蕭而滅項何利于已乎或是齊桓因伐英氏之師滅之以與宋陳鄭許諸國中之附已者也則公穀之

說不為無徵矣且魯于此時公子友公孫兹連喪國卿僖公出會公孫敖未必不從恐魯之在國者不能遠舉滅國之衆也伊川以為季孫所為然友子無秩經既不見傳亦無攷行父則其孫也文六年始見于經距此尚二十餘年友卒之後魯事專于敖遂季氏無摧不得以滅項罪之也又如襄十年書遂滅偪陽于諸侯會柤之下昭四年書遂滅頼于楚子及諸侯伐吳殺慶封之下故皆書遂以著其滅國之罪此滅項于齊徐伐英氏之後如書遂滅項則似齊與徐滅之而諸侯同滅人國之罪不著矣而又不可復舉諸侯滅項之丈故但書滅項以著桓與諸侯之罪而未可疑于不書遂為魯滅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吳氏謂姜氏邀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既歸而再出會姜氏也所見極是然猶以為因公而請一同諸

儒之見則不然也張氏以為公在會而夫人自出瀆亂已極者責之是已

九月公至自會

左氏因會淮之後齊以徐人伐英氏疑與會之諸侯皆散而公九月始至若此其遲故以為必齊桓止公也齊桓之所以止公者必以為滅項故也夫人會于卞者必以因止公而請也然皆想當然之詞耳如十五年三月諸侯會牡丘次匡大夫救徐七月齊師曹師伐厲九月公至自會伐厲而專役曹師與伐英氏而專役徐人一也何以見牡丘之諸侯未散而于淮之諸侯先散耶于淮之至雖久于牡丘一時何以見牡丘非止公而于淮為止公耶齊桓滅譚滅遂降郕何詞以責魯之滅項又未見項為齊之與國何怒于魯之滅之耶且使桓或止公于會所或挾公歸而止于齊則聲姜當往齊會桓不當齊桓來卞會聲姜矣

故斷以為諸侯會淮未散齊獨與徐伐英氏因以滅項齊桓歸逐聲姜以女愛要而會之而公然後與諸侯皆散而至自會也書至會者伐英氏之用師微而齊亦祗專役徐人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大本不立心術未純故規模小而局量淺驕矜之色易形而荒逸之譏不免也然其生平以力假仁而不好戰喜勝夫子所以予其一匡天下不以兵車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有會字

宋襄無道助少奪長因孝公來奔乘亂立君樹恩固交蓋假為齊桓屬立之說以惑曹衛以脅齊人也據

左氏管仲桓公屬孝公于宋襄為太子又云許立無虧內許一人外屬一人是桓公自遺其亂也嘗不然矣即桓公意在孝公忌于內寵而管仲尚在不能贊其君立長擇賢為宗社大計而反合志同辭外屬隣國不學無術或不至此若左氏可信則孝公有先君之命無虧亦有先君之命況內許無虧宜為國人所知外屬孝公未必國人所知許者長而屬者少長者公而少者私長而公者何以不當立而齊反殺之以受孝公哉易牙寺貂即不得比于荀息之忠貞而齊人之殺無虧既不成無虧為君而書弑并不稱為君之子而書殺寬以處奪嫡之奚齊卓子而嚴以治分均年長之無虧春秋用法若此其可疑耶當是桓公多嬖六人莫適立以致身死國亂而許無虧屬孝公之說皆不足憑無虧內無所承故見殺不書抑或為易牙寺貂所立齊人皆不君之不得即位而葬先公故齊不以無虧之見殺告也惟無虧之見殺不書故

昭之入齊亦不書而但兩書救齊之師以微分其曲直也

夏師救齊

杜氏謂三月齊人殺無虧魯師至夏方出以志其緩也然魯或疑于無虧與昭之當立不當立而亦不料齊人遽殺無虧又或齊人既殺無虧四公子之徒始來告難而魯然後出師則亦不得譏其緩也但救之而宋竟敗齊師魯出無功則亦不得為盡力以扶正鋤強者矣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伊川以為齊師書敗責齊臣也然既殺無虧是殺其所應立之長公子其敗宜矣蓋齊之殺無虧有罪而敗不足責也又四國共伐而惟宋師及戰則專罪宋矣既不書納昭又不書昭入事跡不明則曲直亦不

著據左氏則昭奔宋而宋納之若宋納昭而齊人與戰則是初不受昭師敗而後昭入矣何以昭不懟齊人而仇四公子耶又易牙寺貂既立無虧五公子並起而爭何以四公子不奔而昭奔耶且宋師壓境納昭既不受昭何以急殺無虧使內殺無虧而外拒昭必有衆議援立之公子內議未定何主而抗師與宋戰耶當是齊桓卒無虧既立五公子之徒共殺無虧宋襄意在立昭齊人亦定議立昭而獨不悅乎宋之脅我以師故激而與戰戰敗昭立而宋師退四公子無忌于昭之立故昭立亦不害于四公子而左氏孝公奔宋之說不足憑也其後孝公卒而弟潘繼左氏亦不詳孝公何以不傳子而傳弟潘卒而商人弑舍而自立齊人弑商人而元立以兄弟之序言之則無虧為長次元次昭次潘次商人次雍觀商人弑舍讓元而元不受則元固無利于得國者也則當無虧被殺之後以次當及元必元不受而以次及昭未必為

奔宋而宋納之也于此可以得春秋不書宋公伐齊納昭不書齊昭入于齊之故矣

狄救齊

狄在齊桓之世伐邢而邢遷入衛而衛奔召陵之後猶滅温侵鄭齊桓伐戎伐楚雄伯諸侯而狄盤踞内地肆伐無忌曾不一興師問狄人之罪不可謂桓之不私于狄矣桓養狄為患故狄感其徃惠出兵以救宋之難也不然桓生而狄不向化桓死而狄能扶義哉穀梁曰善救齊也夫使昭果奔宋而宋襄奉少奪長其曲在宋救齊誠善矣而齊人自殺無虧是殺其應立之長公子而曲又在齊矣魯與狄救殺長之齊與衛曹邾助納少之宋其罪均也但宋以正月伐齊而齊于三月殺無虧則無虧之殺實宋有以致之而宋襄圖伯之心又急欲服齊以得諸侯故孫氏直罪其幸喪乘亂伐人之國以為利則救者未嘗不善也

于此可以得春秋
兩書救齊之義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孝公既立宋師既退何以自五月至八月始葬桓公耶固知内亂久而未定而左氏宋納孝公之說不足憑孫氏直責宋襄伐喪者是也使孝公果奔宋宋連衛曹邾以納之則魯師之救為救無虧狄人之救為救四公子孝公既立宜德宋衛曹邾而怨魯狄矣何以孝公立後轉盟狄以謀衛又乘宋襄之敗親帥師伐之而圍其邑耶春秋書宋衛曹邾伐齊書魯狄救齊本自明白一入左氏納昭之說其義反晦蓋左氏因宋襄繼父輔齊以伯不應齊桓在殯而即興師伐喪故以為納昭也宋既納昭齊既殺無虧不應又不受昭而與宋戰故又以為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故與宋戰戰敗而後宋立孝公而師退也其

說甚曲疑

不可從

冬邢人狄人伐衛

穀梁以為狄稱人善累而後進之夫定以為慕義而來進之可也非也使春秋果進狄則當于書救齊進之不進之于救齊而進之于伐衛是舍其義而進其私也狄果惡諸侯之伐齊當即以救齊之師伐宋蓋乘亂伐喪者宋而衛獨其附之者也即宋閒于衛難以越衛加宋而伐衛亦非為齊之公心也邢與衛皆與狄仇桓亡而邢失所恃屈已和狄狄得邢助遂假大義聲罪致討于衛以濟其私而謂春秋予之哉並

書邢人狄人者均邢狄也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子有罪故執之稱名丈定之義也然責其介在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七年則非也齊桓盟會諸侯而與者不過魯宋陳衛鄭許曹六七大國其小國之不與者多矣不特滕也小國之不與非抗伯主而不與也或各有所屬則所屬之大國不使列于諸侯之會其屬齊者齊直以外臣遇之徵師責貢無有不從亦不使列於諸侯之中也如齊之郳邢可謂力矣于淮一使與會豈平日抗齊桓而不至哉且使小國宜與而不與桓亦未肯聽其不來而不加責也宋人之執滕子或是怒其三四十年以來事齊而不事宋齊桓既歿又不回心易面以事齊者事宋而非滕子實有罪也則孫氏所謂嬰齊名者失國之義其說疑可從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作宋人

厲詞與北杏同陳氏以鹿上之盟人宋爲不予宋以伯李氏謂始望宋之能伯繼罪宋之失德然春秋于桓丈之伯蓋不得已而取之北杏原非予桓而顧謂曹南予宋哉

鄫子會盟于邾

吳氏以爲鄫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會盟于邾然適及邾境不當言會盟于邾當是曹南之盟旣散鄫懼于宋之執滕子不敢不至而失期後會乃因邾而求與之盟也穀梁之説爲是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襄欲繼桓圖伯旣伐齊喪又執滕子用鄫子宜諸侯不服而盂之會陳蔡鄭許曹五國之君皆在聽楚

子執之而無一人以爭乎故雖書邾人執鄫子而紀日于盟曹南之後明以罪宋襄也

秋宋人圍曹

齊桓圖伯之初曹嘗助齊伐宋令宋襄圖伯曹又助宋伐齊曹則忽齊忽宋不得為義而宋亦可以釋然于曹矣盟甫踰時即出師以圍之何哉左氏曰討不服也夫伐齊而曹從之約盟而曹聽之曹固已服宋矣蓋宋必欲服曹以屬已當齊桓存時乘伐厲而持其虛令又因其既盟而攻其不備則知盟曹南時挾詐懷僞以愚曹為取曹之謀也文定責其口血未乾為失信而傷義猶未足以誅其心也

衛人伐邢

邢伐衛衛亦伐邢是固春秋諸侯報復之常而衛必至于滅邢而後已則惡極矣夫邢之伐衛豈甚于狄

之入其國都而幾滅亡之哉不報狄而報邢畏狄之強橫而凌邢之弱小亦失于內外重輕之義矣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作公會）

蔡久屬服于楚陳鄭近楚齊桓既歿孝公不能復修先公之業陳鄭失所依托于是為齊之盟以合齊楚為息肩之計魯自與宋絕好今又以救齊之故召怨而宋襄方憑凌諸侯故亦幸齊楚之合而急于往會也楚乘諸侯之不服宋計攝東諸侯合己因亦聽陳蔡而為是盟然楚之盟中國自此始楚子必不敢輕身深入齊地其必使大夫來無疑楚子不來陳蔡鄭之為君為大夫皆不可知魯之為君為大夫亦不可知春秋以是盟既無為之主者而既盟之後又未有為是為非可貶可褒之事則從畧書人而是君是大夫皆不必諱也文定以為諱是盟夫既明書會陳蔡楚鄭人盟于齊矣又何諱哉又諸儒責孝公不能如

桓之攘楚而反合諸侯以盟楚爲有罪然召陵之役桓不嘗盟楚大夫屈完乎今楚人來齊又來鹿上猶有受盟之意即非受盟猶爲同盟修好息民于義何傷及楚合諸侯于孟志在主盟爭伯于是齊不往矣其後受魯及楚之伐乃決志助晉以敗楚于城濮齊之勢固未嘗屈也觀二十七年圍宋楚稱人陳蔡鄭許之君舉爵是目四國之君以罪其從楚然則于此何不目五國之君以罪其盟楚而必以稱人爲貶哉

梁亡

于歲終而紀梁亡是史失其所以亡之故而時與月皆不可紀也諸儒以爲梁自有取亡之道而亡之者無罪以立訓示戒其義亦善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宫災

鄭人入滑

張氏以為記天王居鄭之始纍為是而鄭之罪已著矣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稱人非予狄之能與中國也當與書邢人狄人伐衛同並書邢人狄人以見邢狄之伐衛同志也並書齊人狄人以見狄欲盟齊以助邢邢而齊亦欲盟狄以誅衛也齊桓功在攘楚而失于不能治狄齊孝皆降

而盟之亦非繼志述事之善者矣何氏以為狄嘗與中國故人之張氏以為從中國以救災卹患故人以進之夫楚狄一也楚不可盟而狄獨可盟耶諸儒泥于狄不稱人而邢之盟人狄則以為進之楚後稱爵而齊之盟鹿上之盟人楚則以為諱之不因事以論是非而但于書爵書人論褒貶春秋之義失者多矣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盟邢原以謀衛也如謂予狄之能卹邢患則其侵衛亦必以邢之故而鋤強扶弱矣何為而還其本稱哉

固知狄世為衛患非果假名以申義而前之兩書狄人原非進之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因諸侯盟楚于齊懼諸侯與楚合將不利于己故約楚于境内以盟之又將以脅諸侯也盟于宋地楚子亦必不至吴氏以為楚君稱人者非也蓋以大夫入餂諸侯盟齊盟鹿上楚以為既得陳蔡鄭而又得齊魯惟宋有爭伯之意故始與之盟以愚之而後乃于盂執之也盂鄭地近于楚而楚子始親至耳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盂公作霍穀作雩或為宇

盂之會宋楚爭盟也宋襄欲主盟而齊魯衛皆不至其與會之陳蔡鄭許皆近楚而素畏之曹又宋之仇

其不與宋而與楚明矣故春秋以同執為文而罪五國之聽于楚也夫桓之圖伯也曲意以求宋魯兩盟于幽以堅諸侯之志存邢存衛以服諸侯之心招徠江黄以孤楚之黨經營數十年而後一問罪于楚以伯中國宋襄則伐齊圍曹執滕子用鄫子以失諸侯曹南之盟止能脅從至近之曹至小之邾而顧欲合久屬楚之蔡新朝楚之鄭一旦俗楚以受盟于我不必智者而知其不能矣然而宋襄遠出以會之者以為我與楚合而又借楚之力以致陳蔡鄭許則可以内而得志于齊魯也而不知楚之欲伯尤甚也齊桓連内諸侯以攘楚宋襄合楚以脅内諸侯其事之正不正已大相左而其行事又與齊桓背楚之公然執于會地有不數其伐齊圍曹執滕子用鄫子之罪者哉數其罪而宋襄無辭諸侯亦難為之辭矣

冬公伐邾

公之伐邾為鄫故也季姬雖卒鄫子猶魯之甥邾倚宋而用鄫子故魯乘宋公之見執于楚而為鄫以報之也宋雖與魯絕好已久是時為楚所執使魯申荆蠻虐執諸侯之罪連齊衛滕邾之君陳師境上以救宋而治楚雖陳蔡鄭許亦將反戈相向以同扶中國之義矣既有以救宋則宋亦將治邾用鄫子之罪以謝魯矣釋此不為反若幸宋公之見執而用兵于邾者報私怨而失大義故春秋書于伐宋之下獻捷之上比而觀之魯固不能無罪也左氏以伐邾為邾滅須句故邾滅須句春秋不書未可據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宋欲合諸侯以伯而曹南之盟鹿上之盟盂之會魯皆不與故楚悅魯之不與宋也又方問罪于聽宋以戕鄫子之邾宜申之獻捷實為通好以結魯故公會諸侯求釋宋公而楚即聽之文定謂其不從伐宋獻

捷以脅之者非也不書宋捷謂為魯諱夫既明書獻捷而魯受之矣又何諱哉執宋公雖以同執為文而獻捷獨書楚人是明以執宋公伐宋為楚主其事而荆蠻之虐執諸侯彰彰矣既以同執同伐為文罪陳蔡鄭許曹之聽命于楚下又書會諸侯釋宋公罪魯之不能救宋討楚反盟楚以求釋中諸侯之屈辱甚矣又豈以不書宋捷為伸有道之弱而沮無道之勝哉則所謂諱者非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晉執曹伯執衛侯皆不曰釋而以自歸為文楚執宋公釋宋公其執其釋皆制于楚春秋直書于册者所以暴楚子之惡著宋公之辱甚魯與五國諸侯之罪也公羊猶以不言楚子為不與荆蠻之執中國穀梁猶以不言楚為不與楚之專釋然則孰執之孰釋之哉且使中無楚人獻捷之文則是執之者疑出于五

國諸侯釋之者疑出于魯與五國諸侯春秋何為而掩楚之惡耶春秋之治諸侯天吏之治獄也明明書楚人獻捷則執宋公釋宋公明明歸獄于楚而非不與其執不與其釋也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公作朐）

邾用鄫子魯問其罪未為不義也但事適三年乘宋之危而伐之又再伐而取須句其師不直矣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經皆不書本不可據然須句實風姓之國左氏之言亦或是因文七年又有取須句之文乃謂此為反須句子于國而非取為已有也然春秋外取內邑皆不書安知須句不復為邾所取至文七年而魯再取之于邾耶文定以為不請王命專為毋家謀動干戈擅取人國而反其君以亂易亂與收奪

無異夫先王分土不相守治滅國取邑變法亂紀不義甚矣鋤強暴扶弱小復已失之國納出亡之君雖不請王命猶為義焉春秋于城邢城杞城楚丘城緣陵悉書未嘗非善之也魯有存須句之義而反變其丈没其事實坐以取須句之不義豈春秋書内事之義哉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會盂之辱宋不振矣而衛許滕猶從以伐鄭知當日諸侯尚有怒荆蠻而扶大義者也使宋襄修德以和輯諸侯未嘗不可得志于楚而遽興師挑釁何也自敗于泓而衛許又皆向楚矣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謂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是兩敗也兩敗故不書諸儒以為諱者非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不度德量力伐鄭而致楚師而又輕于一戰其為黷武好戰殘毒其民甚矣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獨假為仁義之言耳公羊以為雖文王之戰不能過者非也一戰而師敗身死取笑天下然以其與楚戰猶有雪恥之志差勝于一遭挫辱而即降屈圖存者也以視鄭之入朝魯之乞師何如哉春秋猶未深惡之也其敗則不可諱亦不必諱汪氏以為不書宋公敗績猶為中國諱辱者非也前不為宋公諱執而此為宋公諱敗耶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作閔後同

齊孝伯主之裔也楚氛日熾入爭夏盟執宋公不問伐宋不救敗泓不救已為失大義而隳伯業矣况又乘其師敗身傷而伐之耶泓之敗敗于楚也先公之業莫大于攘楚而宋兩世輔先公以伯是楚敵而宋鄰也伐鄰以快敵有人心者不為矣甗之戰宋雖伐喪而猶以先公屬立為名未嘗不可以理遣情恕釋其怨仇何至伐其國而圍其邑若此其甚耶左氏以為討其不與齊之盟盟齊之後亦多故矣又追討之哉宋雖不與齊盟而鹿上之盟宋齊合也又舍鹿上之與而討齊之不與哉左氏葢以四國之伐齊為納孝公孝不應忘宋納己之德而乘危以加兵故以為討不與齊盟耳然齊實以報甗之役也于此可以知四國伐齊是宋假為屬立之言而因亂伐喪左氏孝公奔宋宋納孝公之說不足據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不書葬公羊以為諱穀梁以為棄師失民之定以為治其罪李氏以為伐喪示威致楚誅戛仁悖義隙故畧不書葬以同于夷楚之君皆非也魯不往會葬耳然張氏以為僖公有意附楚故不往會亦非也魯之于宋入春秋以來和馮兩公之卒皆往會葬故皆書葬魯與宋好也自莊公兩敗宋師于鄑于乘丘之後御說茲父王臣三公之卒皆不往會葬故皆不書葬魯宋之好絶也及華孫來盟舊好復通故終春秋之世鮑固成佐四公之卒皆往會葬則皆書葬矣魯往會則書魯不往會則不書義在魯之會不會不在彼之書不書通春秋諸侯之葬皆然不獨宋也若杵臼遭弑國亂宋不告葬魯不往會則又不可以常事論者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以為討陳之貳于宋非也陳未嘗背楚即宋也吳氏攷于經文但見陳之服于楚不見陳之貳于宋極是而又以為楚敗宋之後鄭朝而陳不朝因誣以貳宋之罪而伐之亦恐不然觀二十五年圍陳納頓乎此必為頓而伐陳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以為杞不用中國之禮故降而稱子諸儒求降爵之故不可得因亦從左氏也恐當以自降之說為妥觀其忽子忽伯豈有時用中國之禮則伯之有時不用中國之禮則又子之耶不可以通矣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邢人狄人伐衛文定以為稱人者慕義而來進之也進其伐衛以救齊也夫狄雖云救齊而衛感于宋襄受齊桓之屬以立孝公猶未為忘齊存已之德而當治以伐喪之罪也尚且以狄為慕義而進之矣邢人以狄伐兄弟之國則亦以為救齊而不罪之矣今鄭抗王命執王臣其罪大於衛之負惠伐喪狄奉王命而伐鄭何獨不嘉其慕義而進之哉衛忘齊桓之私惠一從宋師即為背義邢以兄弟之國構狄肆伐其罪可貸以先王世封之滑一不聽命于鄭鄭即欲滅之臨以天王之命而不能釋又執其二臣天王以狄伐之而乃責其棄德崇姦何其寬于論邢而刻於論天王耶左氏富辰之言甚正然亦有見于周衰不能振而鄭之不可以得志也使有仁武之主修先王之法以治諸侯而鄭之侵小逆命若此安可暱于懿親

而不一問其罪乎其用狄師則固有以狄謀夏以疏間親之失而又以其女為后誠昧于中外之義安得以狄之為患于後而并追咎其伐鄭之非哉固知伐鄭之還狄本稱非罪天王之伐鄭而伐衛之書狄人非嘉狄人之慕義正以同狄人與邢人以治邢搆狄伐兄弟之國之罪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纔歷二時耳中間立狄后通隗氏以狄師攻王以狄師伐周何若是之遽也又襄王即位已十六年豈至此始立后耶恐左氏之説亦有前後之異或者狄女原在宫裏王喪后因德狄而立之耶或太叔原通于隗氏隗氏既立而襄王始覺之耶此皆難以攷據者但其齊家不能正夫婦兄弟

之倫治天下不能嚴中外之辨其出居也宜矣至于不書王師以狄伐鄭者或是王命狄伐鄭王師不出又春秋書天王事不能詳如上書王師以狄伐鄭下書天王出居于鄭則既伐鄭而又居鄭事跡反晦而不明故書法祇若狄之自伐鄭者寧事不詳而不可以文害義也汪氏以為諱襄王之用狄者非也不諱天王之出居而諱天王之用狄耶不書叔帶以狄伐京師者亦以春秋國史不能詳録天王內事汪氏以為為王諱惡者非也以狄伐京師此叔帶之惡豈天王之惡耶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滅國殄祀之罪豈以同姓不同姓為輕重哉虞貪璧馬非有蔑伯之惡晉滅同姓文定遂以為可從末減亦失于義理之衡矣此當以朱子所云下書衛侯燬卒因而傳寫之誤為是夫邢受狄患狄但入其國都衛一惡于為齊來伐而即肆惡以滅其國嗚呼孰謂諸侯義理之國愈于狄哉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書伯姬書逆婦是明著兄弟姊妹之子女為婚姻也公羊所謂兄弟辭者亦自有義恐不但譏姑來親迎公自主婚之失禮與杞伯姬來求婦當一例看

宋殺其大夫

曹殺大夫宋殺大夫不名疑于史失其名汪氏之說亦然然何以通春秋殺大夫不失名獨宋四殺大夫而三失其名耶丈定以為義係乎專殺則大夫之名有不足紀然何以通春秋殺大夫皆紀其名獨宋四殺大夫而三不足紀耶春秋如此等處難以臆斷必求其可通則庶幾合兩說以並觀也曹殺大夫及此年宋殺大夫左氏亦不詳所殺為何人則史失名之故也丈七年宋殺大夫左氏以為公孫固公孫鄭八年宋殺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氏以殺者為公子卬奔者為蕩意諸則名不足紀之說也公穀之云恐不可從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丈定以為納者不與納也所以不與納者陳不能保卹寡小諸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仗義

以正諸夏其責中國深矣取義甚正而獨所謂不與納者其意太曲蓋春秋與楚人之納頓子以罪陳及中國諸侯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以為衛人平莒于我杜氏遂以為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非也魯莒二十餘年之怨近又未見修怨搆兵衛子斬然在喪何急于魯莒而平之耶蓋邢齊之所存又方與狄好衛既滅邢而意實忌齊狄故結好于魯適莒慶以魯婿欲講魯莒之好是以二國來盟于洮而魯方與邾相惡故亦受于和莒以合衛也蓋相與要約誓相援救以抗諸侯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遬後同

洮向之盟事雖逾年而實不過閒一月洮則衛君莒臣向則莒君衛臣何也慶以魯埸故欲講魯莒之好故先與魯衛為洮之盟必魯堅欲與莒子親盟故約衛再盟衛侯不出而使甯速聽命于僖公至莒而盟莒子也不然事閒一月莒子何以不至洮而必再煩僖公甯速往盟于向耶此為外大夫會諸侯盟而書名之始亦以著慶速之專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公作巂穀作巂弗左作不

魯莒之平何害于齊而齊急侵之適時而又伐之耶固知齊之侵魯非為魯之平莒為魯之黨衛也顧不

興師伐衛以問滅邢之罪而加兵于平莒合衛之魯齊孝真不足以有為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桓伯而魯朝于齊齊桓亡而孝不能復修先公之業則魯之結好衛莒亦事勢之常孝不度德量力不達于時務必欲魯之屈服于已一侵不已又再伐之是何為哉其稱齊人或是大夫帥師據左氏則齊孝親至也胡氏遂以為齊孝服展禽之言而諱之其說曲矣凡春秋書人若此之類甚多是君是大夫皆不可知義係乎事不係乎人則從畧書人蓋無故而加兵于魯是君是大夫皆貶何必于一字索義以為是貶是諱哉

衛人伐齊

衛原忌齊而結魯令齊再加兵于魯則衛不得不有事于齊矣然不書救魯者魯尚未爲齊所若未必告難于衛衛之伐齊是乘齊師在魯而擣其虛非爲救魯而出也夫衛前伐齊喪齊未嘗報又滅齊桓所存之邢亦未興師來問顧先發而用兵豈非罪哉魯衛于此搆難于齊遂背屈志以從楚亦可謂舍義而務不義矣然而魯衛之從楚亦齊驅之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據左氏襄仲臧文仲同乞師于楚不書文仲者事有正不繫乎副也諸儒罪文仲不能諫止然魯三家之外仲遂同專國政春秋所以貸文仲而專罪仲遂耳又使不稱副屬辭之體然也如成十八年如齊之使仲遂得臣並書者是並著兩臣之罪此不罪文仲故不書也又陳氏謂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必乞于荆蠻

然後書亦不盡然也彼書四卿並將以著其罪故乞師可以不書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作隗）

楚人不名陳氏泥于滅同姓名之説以為楚子之名未登于春秋夫以君不爵大夫不名為狄之可也乃以狄之之故而并貸其滅同姓書名之罪則失其義矣然則何不書楚滅夔以示名不登于春秋之義耶如謂嘗稱楚子而此復人之以示義則滅遂書齊人又何義耶衛侯燬滅邢名者傳寫承誤春秋無此義也以歸不名丈定以為無罪蓋據左氏楚責不祀祝融鬻熊之故也然晉滅潞氏左氏以為酆舒為政傷潞子之目若是則嬰兒無罪又何以名耶或是史失其名非别有義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觀明年楚再圍宋則知今年圍緍而宋尚不屈於楚也當是移圍緍之師從魯以伐齊耳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邢伐衛則邢人狄人並書晉伐鄭則晉人秦人並書此不書公及楚人公會楚人而曰公以楚師者以見楚原無仇于齊而伐齊取穀之師全為魯出所以專罪魯也汪定以為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汪氏以為楚以其師付魯使自用之以伐齊者皆非也

公至自伐齊

以楚伐齊又取其邑書至以罪之汪定取穀梁以為危之者非也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昭卒潘嗣不傳子而傳弟又三月而速葬此必有故左氏無傳殆不可攷但春秋之世公子爭立得國者多不利于羣公子雖小白亦不能容子糾矣昭有齊國而兄元弟潘弟商人弟雍皆得無恙則國人之以孝謚昭也昭亦可以無愧矣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春來朝而秋帥師入之必别有故而不可攷左氏求其故不得以爲來朝不共夫杞微弱托于魯而朝于

其庭何敢不共以召釁若無心而儀節有失魯亦必不因而苛責以伐之而入其國也即別有故而憑凌小弱之罪亦不能免蓋方藉楚師以報齊而即獨用師以入杞畏齊無勇也附楚不智也虐杞不仁也此書于冊而罪不可掩矣此及三十三年兩書公子遂帥師猶隱之世兩書翬帥師著遂之得兵所以能殺子赤而立宣公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子稱人諸儒皆以為貶伊川曰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然通春秋以蠻猾夏憑凌諸侯凡侵凡伐無役不當貶豈獨貶于圍宋而他處稱爵非貶耶夫定曰宋先代王者之後作賓王家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故稱人以著其罪然則他諸侯非王者之後楚無故侵伐有稱爵者為于其治中國諸侯而不罪之耶

前圍鄀之楚人則子玉子西也後敗于城濮之楚人則子玉也安知牽諸侯以圍宋者非子玉耶因陳蔡鄭許皆君意楚子必親至故左氏以為圍宋之後楚子入居于申左氏必有所據然楚有事于諸侯多遣大夫帥師以往而其君次于境上以為援安知楚子不原次于申而必以為圍宋之後入居申耶誠如左氏所云則家氏所謂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主諸侯之盟亦以正諸侯從楚之罪者為得之然春秋之初伐國之師多稱人其為君為大夫皆不必詳楚成在位四十餘年自元年聘魯稱荆人十三年伐鄭稱楚人之後惟會盂一舉爵其他侵伐圍滅二十一見皆書楚人如以稱人為貶則商臣以弒君之賊而來聘次厥貉伐麇比連舉爵豈春秋予之耶程氏直以稱楚人為大夫者是也又據左氏宋襄既卒宋成平楚而朝于楚至此舍楚即晉故去年冬楚人伐之今年又合四國以圍之然此時諸侯朝楚者少覯魯

乙師伐齊不見朝楚則宋雖及楚平而亦未必朝楚也內諸侯惟宋以先代王者之後亢直凌厲常不屈于楚故能殺楚使至于圍之至困而不肯為城下之盟左氏見敗泓以來四年而忽起伐宋之師晉因救宋以侵曹伐衛故遂撰為服楚善晉之說宋之朝楚聘晉春秋即于例不當書而宋及楚平可書觀春秋不書宋楚之平則左氏有不可據者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會諸侯盟宋必楚子在宋約公出會因而盟之以堅中諸侯之志使無援宋以必得志于宋也然楚方合四國以圍宋魯既不能救又往會以盟之公之罪甚矣非如盟于薄以釋宋公猶可原也蓋盟宋而子玉不去宋則知公之盟非以解宋圍而實以張楚勢耳他會盟于其國者其君亦與若據左氏子玉請復

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之言則子玉未去宋而宋不與盟矣丈定無嫌于與盟者非也又楚子在宋而盟諸侯則圍宋之楚人宜為楚子而非子玉矣然如昭八年書楚師滅陳九年書叔弓會楚子于陳而實則公子棄疾帥師而書楚師也不親圍宋而親盟諸侯不親滅陳而親會叔弓何憑而知春秋之書楚人非子玉而為楚子哉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丈侵曹伐衛頗與齊桓之伐鄭侵蔡事勢相同左氏以桓之侵蔡為蔡姬故以丈之侵曹伐衛為過曹衛不禮故何其不成人之美耶朱子以為晉丈詭譎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亡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治其

從楚葢假公義伸私憤不當以其事之公而解其心之非私亦不當以其心之私而沒其事之非公故春秋之義既録其治曹衛從楚之事而并揭其怨曹衛不禮之心也汪氏以為不攻陳蔡鄭許而侵曹伐衛利于報怨而分地則正不然晉文之時與齊桓之時異桓之時中諸侯堅附楚者惟蔡新附楚者惟鄭文之時天下諸侯齊宋之外皆附楚矣宋則困于子玉之圍齊則逼于申叔之戍而陳蔡鄭許則出師以從之矣魯則感報齊之德而又新為宋之盟矣曹衛皆附楚而衛又與之婚姻也治曹衛之罪以解宋圍而退楚師其名未嘗不正其謀未嘗不善葢不治曹衛則曹衛梗于中何以治陳蔡鄭許内諸侯不服何以攘楚哉故以事勢利害論之則侵曹伐衛不特為解宋之定謀而亦可為伐楚之先聲也但其于衛則請盟不許其後又迫國人出其君于曹則既侵其境又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事為已甚而心術不正出

亡不禮之私怨
不覺盡露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據左氏是魯刺公子買以說晉而以不卒戍誑楚也
然此時晉楚之勝負未決而楚人救衛在刺買之後
不當謂楚人救衛不克魯懼而刺買也當是晉師在
衛衛戍懼而散公子買歸魯魯實以不卒戍之故刺
買以說于楚故春秋直書以著魯于此時其從楚
之志猶堅耳不然說晉誑楚之義何以示之耶

楚人救衛

諸儒以為凡書救皆善之救者善則伐者不善朱子
謂中國諸侯晉侯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則春
秋之義可見矣此于說義理甚當然春秋于此書楚
人救衛又别有義何以見之于不書晉人救宋見之

蓋不書晉人救宋者大晉之功也書楚人救衛者著衛之罪也晉文城濮一戰張內侯之勢挫強楚之威迴既倒之狂瀾扶中原之正氣足以比續于齊桓之召陵如書晉人救宋則晉師以救宋而出非以攘楚而出事末而情私義小而功微矣故春秋以不書救宋大晉之功也齊宋之外諸侯附楚陳蔡鄭許助楚圍宋則既書而知之矣魯之乞師盟宋則既書而知之矣曹之仇宋附楚則于書執曹伯畀宋人見之矣魯雖殺衛戍猶未見魯之為楚戍衛也如不書楚人救衛則既無以著衛之附楚而亦無以著晉之伐衛為治其附楚矣故春秋以書救衛著衛之罪也不然春秋顧不善晉之救宋而善楚之救衛哉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伐衛而楚不克救中諸侯已震晉之威矣此時不入曹可也入之而又執其君雖出于用謀以致楚師之

戰而亦可謂不義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召陵城濮諸儒以戰不戰論優劣不必然也聖人貴王道而賤伯功貴仁義而賤功利非惡其戰惡其所以戰者非戡定禍亂為生民計而皆其自私自利之心為之也夫主者豈廢兵不用哉湯武之興王必非師至服從一矢不加也春秋之戰未有以為義者獨不義其所以戰耳故以王道論之雖召陵不足多何有于城濮以伯功論之有召陵之盟不可無城濮之戰時勢不同故也蓋天下諸侯一折入楚戍穀而齊不能戰圍宋而宋不敢戰岌乎殆哉城濮一戰之功未可沒也且楚乘戰泓之勝長驅中原勢將改物不

可不竭一戰之力又不可不謀必勝之道晉之設謀布算慮勝而後戰决戰而能勝中外盛衰之機實在于此就伯言伯就晉言晉就春秋言春秋則孟子所謂彼善于此者城濮之戰是也固知春秋書及是以內為主而非罪晉之主是戰也不書晉人敗楚于城濮而稱晉侯序三師書戰書敗亦不得為畧而疑其無美辭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春秋書殺大夫皆罪其專殺也吳楚無大夫則亦不必治以專殺之罪但楚大夫既得書于春秋則楚之殺大夫亦不得不因事以書矣楚殺得臣與中國殺大夫一例書者非進楚于諸侯也以著楚用法之嚴所以能與中國抗也楚成在位已四十年召陵之役雖受齊盟其實無歲不用兵于諸侯以戰則勝以攻

則克皆其臣之力也得臣一敗而即殺之可以知其國之用法矣惟其用法若此此其所以不可敵中國諸侯能無懼哉其抗辭請戰少與之師春秋屑屑于此論其君臣之是非則義亦小矣

衛侯出奔楚

入曹而執曹伯則衛侯之懼而出奔宜矣晉文之侵曹伐衛猶以激怒楚師致其一戰以圖必勝也楚師既敗得臣已殺可以釋曹伯矣久而不釋又迫衛侯出奔烏得不以罪晉文哉曹衛皆兄弟之國也背中國而即荆蠻不為無罪然以視陳蔡鄭許之助楚圍宋陳蔡又助楚而戰城濮及魯之乞師伐齊取穀戍衛罪有差矣陳蔡鄭魯則置之不問而列會踐土于曹伯則執而不釋于衛侯則迫之出奔此出亡不禮之私怨所由以罪晉文而不可辭者也使晉文至此而釋然于曹衛則前之侵曹伐衛以比齊桓之伐鄭

侵蔡而亦不責其假公以濟私矣

至衛侯之罪則于直書奔楚見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經書四月己巳敗楚師于城濮越二十六日甲午左氏傳云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踐土越十三日五月丙午傳云晉侯鄭伯盟衡雍次日丁未傳稱獻楚俘于王越三日己酉傳云王享醴命晉侯宥越五日癸丑經書盟踐土越十一日癸亥傳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合經傳攷之事甚明白蓋敗楚之後晉師還至衡雍聞天王下勞而作室于踐土以俟天王而徵諸侯來會也以在鄭地故先與鄭伯盟也王至而獻俘是晉侯先朝王也既獻而王享又使鄭伯傅王是鄭伯又先朝王也其他諸侯先後而至然後與之為踐

土之盟也既盟而後諸侯朝既朝而後為王庭之盟也先盟而後朝者諸侯之中惟齊宋與晉為一魯與蔡衛皆附楚而強其內屬者晉不盟之而背聽其朝天王耶魯與蔡衛不先受盟于晉侯而敢遽朝天王耶此當日事勢如此而經傳所紀月日亦未有外誤者也葢據事之先後實書之耳陳氏以為先朝後盟春秋先書盟而後書朝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汪氏以為踐土于温皆先行朝禮而後會盟春秋皆先書盟書會而後書朝使若晉侯合諸侯以尊王者皆非也又盟踐土是癸丑日盟王庭是癸亥日經傳各為一事踐土之盟傳不載王庭之盟經不書也諸儒泥為一事故吳氏以為經不書王人者王子虎不與盟王氏以為不書王子虎惟以諸侯自盟為丈者皆非也胡氏程氏以踐土之盟為謀納王謂天王尚在鄭此之朝于王所者朝于鄭也于温狩河陽之後乃入京師不知何據據左氏則居鄭之次年晉侯逆之納

于王城取太叔于温而殺之隰城矣若王五年在鄭王室久亂不寧不應無一事見經若晉侯盟踐土會温以納王不應經無異文固當從左氏也

陳侯如會

汪氏如會于盟踐土之後則不與盟如會于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朝是明明先盟而後朝矣何以又云踐土于温皆先行朝禮而後盟會耶

公朝于王所

非朝于京師非覲于方嶽而天王實在其所則不得不書王所王既在其所則諸侯不得不朝史亦不得不書春秋因之而其失自見矣蓋天王不自尊則天王之失也晉侯不率諸侯朝于京師則晉侯之失也

然春秋不書諸侯朝而獨書公朝者孫氏以為春秋魯史故但書公朝是已而義未盡也踐土于溫事勢原各不同踐土則天王先至而後諸侯至于溫則諸侯先至而後天王至天王先至故晉侯先朝而獻俘鄭伯亦先朝而傳王晉侯鄭伯之朝不書者春秋魯史也後至之諸侯皆朝但書公朝而諸侯之朝可知矣如書公及齊侯宋公蔡侯衛子莒子朝于王所則疑于晉鄭不與如并書晉鄭則失先後之日如各書晉鄭之朝又合書公及諸侯之朝則屬詞太繁故但書公朝而他可見也至于諸侯既會于溫而始書天王狩是諸侯先至而後朝天王矣是時之諸侯宜于羣朝矣而亦但書公朝者蓋使于溫之書朝與此有異則似以書不書為襃貶而令後人疑于其義故亦但書公朝而他諸侯之朝皆可知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書奔衛書自楚歸則衛侯背中國而即荆蠻之罪自見據傳則晉人許復衛侯觀下書執衛侯而不見伐衛則許復衛侯而衛侯來會于溫晉因而執之可知矣晉許復衛侯則未使叔武為君而元咺未立叔武可知矣衛侯殺之烏得無罪哉

衛元咺出奔晉

叔武無罪則元咺亦無罪無罪之叔武可殺則元咺亦可殺咺之懼而出奔亦不得不然也但奔晉訟君必欲求直已直則君曲必欲使晉人殺君故元咺之罪不可逭也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晉文伯業勃興魯不遣使聘晉而聘齊者魯與晉原未有隙而恐齊不能忘取穀之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晉侯下穀無齊侯

左氏以為討不服因下有伐許之文又有公至圍許之文故也其實會諸侯以俟天王狩耳蓋晉文召王狩以諸侯見必約諸侯先至故諸侯至而為此會其伐許亦因朝王之後而再有事也

天王狩于河陽

狩穀作守

左氏以為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文定因之

以為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原情為制以誠變禮特書曰狩以尊周而全晉夫以召為父召子君召臣之召則召之名嫌而意惡不當為之諱而曲全之也使易召為請則如後世請幸之類未有無君罔上之跡而又不必為之諱矣然而召實非美辭也朱子以為晉文召王固是不順然史冊所書想必不敢明言晉侯召王義亦未盡蓋晉侯假王狩以諸侯見以下而致上跡涉于召而詞亦不順故左氏誅意以為召王而其實晉侯之告諸侯必曰天王將狩于河陽王之告于天下亦必曰寡人將狩于河陽故魯史據告辭直書春秋仍之非夫子易召為狩也又陳氏以為晉侯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春秋先書會後書狩者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非也實則諸侯先至以俟王之狩故先書會而後書狩非有別義也又啖氏以為諸侯怠于臣禮若今朝于京師多有不從又以為晉己強大率

諸侯以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非也當時諸侯曹伯可執衛侯可執久屬于楚之蔡懼而來會新附于楚之鄭畏而請成盟踐土而不敢不至會河陽而不敢不至豈倡之以大義以行朝王之禮而顧不從哉天子下堂而見諸侯不以為嫌諸侯尊內而朝天王反以為嫌哉然而晉文不為者晉文之私也蓋朝于京師則諸侯有班所謂朝有定著也同姓之國不可以武穆而先文昭晉文若率諸侯以朝則不得不後于魯衛諸國後則失伯主之威遂先于魯衛亦惡變先王之制故不朝于京師而假天子巡方以方伯率先諸侯朝王之禮自為威重也胡氏以盟踐土為謀納王隨王至温而再會諸侯程氏遂以狩為狩獵責襄王播遷于外諸侯納之未入京師謝宗廟而事遊獵為不能感激奮厲遷善改過語似無稽全不信左氏恐亦不免于強擬也諸儒說春秋不宗傳者多如此

壬申公朝于王所

諸侯之不朝京師久矣天王出居于鄭不見其𢁉閗官守天王下勞則一朝王所天王狩則再朝王所一歲之中兩書公朝非予公之朝以著天下諸侯不朝京師之罪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殺無罪之叔武而春秋不書因晉人執衛侯而不書也春秋以國君而殺世子殺公子殺大夫皆書之以罪其專殺衛侯既有專殺之罪則晉人執之是矣執之是則宜書殺其弟叔武以實其罪而何以不書葢雖有專殺之罪不可以殺弟之故而殺其兄也以殺弟之故而殺其兄是以殺臣之故而殺其君故不可也故凡國君殺世子殺公子殺大夫皆書者未有執國君而請殺之事則書之以著其罪衛侯殺叔

武而晉人執之以歸于京師如先書殺叔武繼書執衛侯恐後人疑于國君殺弟有執歸京師請命殺之之罪而兄弟父子君臣之間將不勝其亂故衛侯殺叔武没而不書寧使其事不詳而不使于義有害也公羊以不書殺叔武爲叔武之賢而諱之然則他國君之殺世子殺公子殺大夫豈皆不賢而春秋書之耶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使元咺不復歸于衛則不知元咺之訟君使元咺非自晉歸于衛則不知晉侯聽元咺之訟君夫叔武未嘗君衛元咺未嘗立叔武爲君而衛侯殺之元咺訴曲直于晉未爲大罪也晉既殺士榮刖莊子亦已甚矣又執衛侯于京師此時元咺尚可以歸衛哉抗然歸衛又立子瑕是元咺有必殺其君之志矣元咺之

罪所以大也晉侯之責所以亞深也

諸侯遂圍許

許甘心事楚不朝天王諸侯之圍許義也觀翟泉之盟許不與則知雖圍之而許未服矣夫晉文以偏師伐衛而衛侯奔入曹而曹伯執合齊宋秦以戰城濮而楚人敗何其鋭也今以在會諸侯之師圍許而許不服者許人致死力以抗之也所以力抗諸侯者懼復蹈曹衛之轍而遭其執也然則齊桓伐蔡蔡潰即舍之以伐楚其後蔡不從桓而桓亦不復加兵于蔡者為能度德量力而晉文之競武以求勝為不及桓也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許圍不下而復曹伯將以招許也故使之會諸侯以圍許而許卒不下于晉者晉丈作事煩擾不信于許也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葛盧來如果來朝何以不行朝禮如果行朝禮何以不書朝覲後書介人侵蕭則知葛盧之來實非來朝必有不睦于蕭之事赴訴于魯也微國相侵可以無書則葛盧之來亦可以無書然而春秋書之者以罪魯不能靖小國之紛而喜介之附已受介之偏辭而介果逾年有侵蕭之舉也

公至自圍許

如書至自會則會原以朝王也如書至自王所則雖
有朝王之名而非尊王之禮也故兩不可至而至圍
許汪氏比之如京師而至伐秦是已但彼是因伐秦
而如京師比是因王狩而圍許微有不同耳李氏以
踐土不至而圍許至見晉文伯事之衰者非也僖公
于桓文會盟非用兵則皆不至桓之首止甯母于洮
葵丘于鹹皆然不
特文之踐土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公有公字翟公作狄

公羊有公左氏穀梁無公伊川文定皆從左穀以為
諱公又左氏為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陳轅濤塗秦小子慭伊川不從左氏以為諸侯而貶
稱人文定從左氏以為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虎而

貶稱人然觀戰城濮有秦師而盟踐土無秦人則猶不以小子憖同諸侯之盟也翟泉之秦人必非秦伯可知晉豈遂以小子憖同諸侯之盟耶其為大夫而非諸侯無疑矣六國皆大夫魯何以獨君其非公而為大夫無疑矣成二年蜀之盟十一國皆大夫而魯獨君者公方專會楚嬰齊于蜀故同諸大夫以盟也其為魯大夫而不名者以不目六國之大夫故亦不名魯大夫也王城之側大夫會盟何以不目大夫以著其罪後半春秋大夫會盟而目之者著大夫之專政也此時伯主在上列國未有敢干大政之卿故從畧書人魯大夫亦不名以罪列國諸侯也諸儒以為盟迫王城而從貶稱人夫踐土之會天王下勞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是盟于天子之側矣春秋尚不書以示貶此以大夫就王子虎而盟雖在王城之側未若天子之側之逼也而顧以稱人為貶耶然而春秋有譏焉齊桓尊宰周公而不敢盟此以王子而下盟

諸侯之大夫以諸侯之大夫而上盟王子歷叙之而罪見矣又齊桓洮之盟列王人于前而諸侯舉爵所謂王人雖微序于侯伯之上也今之王人即非王子虎而為微者亦不當以大夫盟之故天子之臣諸侯之臣一體書人而陵替之實不可掩矣又左氏以為尋踐土之盟而謀伐鄭夫鄭伯從會于溫圍許方散纔歷一時貳楚之跡何以遽見此後秦晉伐鄭遠在明年九月則翟泉之盟非為謀伐鄭也蓋是時衛侯在獄曹伯始歸圍許無功晉恐諸侯之心不一故請王臣以合之而又重煩諸侯是以盟諸侯之大夫于翟泉也而鄭人不至然後知鄭之懷貳而有明年之師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左氏謂以未見公故復來朝前之來在春公即以其時自圍許至未為久也葛盧不及待而去則葛盧之慢矣然葛盧方托魯以將有事于蕭豈敢去來由己無禮于大國此必春既見公而冬復來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狄在齊桓之世肆虐于諸侯而桓不之問桓卒而救齊伐衛是必桓之有德于狄也纔十餘年而晉文繼伯狄即侵害及齊自此而屢侵不已是又聞于齊之不競也而皆無忌于二公之伯狄真不道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元晅之罪已于書奔晉書自晉復歸治之矣此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者所以治衛侯之罪也衛侯殺無罪之叔武今天王方伯釋其罪而反之國未嘗有命殺元晅也元晅又天王方伯之所直者而衛侯殺之且及公子瑕春秋所以罪之也殺瑕書法不與衛剽陳陀同而稱公子是瑕未為君而書公子者著其實也使瑕果為君即不當比之衛剽陳佗亦當書衛殺公子瑕及其大夫元晅今其書法如此則知春秋不罪瑕也不罪瑕故書及公子瑕也殺瑕書公子故殺元晅書大夫也皆所以治衛侯之罪也

衛侯鄭歸于衛

元晅子瑕既殺而衛侯歸則似非衛侯殺之矣然元晅子瑕之殺不書衛人衛侯之歸不書自京師則春秋之歸罪衛侯可知也

晉人秦人圍鄭

侵曹伐衛文定以再稱晉侯為譏其恨私復怨于此又以為私怨勤民貶而稱人未必然也鄭貳于楚出師不為無名可以圍許何不可以圍鄭若責其不脩文德以來諸侯而威制力勝惟虐是聞則圍許己不免有罪何况圍鄭若果以貳楚之故問罪于鄭則雖有私忿亦不必為此深文而苛責之也葢據左氏圍鄭者晉侯秦伯春秋不舉爵而稱人乃以為貶求其貶之故則以為不禮于己而怨之也然春秋稱晉人秦人未必果晉侯秦伯也何也穆公輔晉以伯戰莫大于城濮會莫大于溫盟莫大于翟泉而與之者小子憖也自此以後敗于殽敗于彭衙以至濟河而取王官及郊而帥師帥師者百里孟明也何獨圍鄭而穆公親至哉左氏燭之武見秦伯之言抑又安知非身践秦庭耶秦人非秦伯則晉人亦非晉侯而春秋固未必

以絀爵稱人為貶矣又左氏晉侯使呂相絕秦有曰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云云則秦伯未與圍鄭可知矣蓋左氏襍取各國之史為文不自裁節語多舛誤往往如此未可據也晉文假公義以伸私憤謂之不正則可若盡沒其事之公而但誅其心之私則不禮者既怨之禮之者宜德之矣觀其不韋于楚德而以擾楚為義則亦不當屑屑以出亡不禮之故罪其以私怨虐曹衛而又罪其以私怨虐鄭也

介人侵蕭

介稱人如牧誓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蓋中外小國之通稱也諸儒于狄之忽稱狄忽稱人其稱人為嘉其慕義而進之然則介侵蕭而稱人豈亦進之耶通乎此則入後于吳越之或書吳人越人或書吳書

於越非有進退

予奪之義矣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王聘勤于隱桓而簡于莊僖自莊元年來錫桓命至此不聞矣豈齊桓創伯王室稍尊而不數數下聘諸侯耶夫聘隱可也聘桓甚矣莊即不足與數僖猶魯之賢侯而天王獨不加禮何哉宰周公之來或以答兩朝王所之禮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天王兩聘隱公三聘桓公不聞一拜京師之使僖公于宰周公之來魯不逾時即遣公子遂入謝天王僖豈不賢于隱桓哉惜乎以二事出而命不專也丈定所謂奪周室于列國者是已春秋書遂明著其以二

事出非如京師既歸而再如晉也季氏以為不敢同王事于伯事非也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復故田而謂之取呂氏以為非彼所欲者近是文定謂為以亂易亂者罪其爭而復之也蓋外取邑不書魯史諱我邑之為人取也若復故田而謂之復是章我田先為曹取矣故書取謂若新取之曹者又曹本不欲以田歸我不可書曹人歸濟西田若無故而書復濟西田則明為假晉之力而得之想亦魯史所諱也但濟西田不知何時為曹所侵入春秋來亦未見魯與曹有爭田之事曹在春秋國小而弱未必敢侵魯田諸儒因濟西魯地故或為先侵後復之說恐濟西自有曹田晉怒曹而割其田與魯魯因以取之也

不書曹濟西田者或魯史諱其假
晉之力以取曹田也左穀或是

公子遂如晉

宰周公來而始往報之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一如
晉取濟西田而公子遂再如晉事晉嚴于事周受田
重于受天王之禮畏其威而
懷其德比連書之罪自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僭禮不勝書因禮之變而書以示譏丈定之說是
已但魯之郊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命
魯公世世祀公以天子之禮樂而祭統則云成王康
王追念周公勲勞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一則成
王一則成王康王無定主之辭史記又稱魯惠公請
郊廟之禮于天子後儒肆辯皆無定義姑無論是非

成王之賜即云惠公所請亦在春秋以前何以入春秋歷隱桓莊六十年不見書閔二年始書禘僖三十一年始書郊耶固曰非有變則不書何以隱桓莊六十年及僖又三十年郊無一變自此年終春秋百五十年凡九有變耶洛誥曰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觀此則所云賜以天子之禮樂者或是禮樂之器得用于周公之廟而後世積漸僭用大禮并郊禘亦因其名而舉其事也記曰踐其位行其禮不踐天子之位何以行天子之禮不特成王不以賜魯公即所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者亦非夫子之言也夏殷之後既不有天下而何以得郊于天哉使夫子以禹契之故而謂杞宋當郊則魯之郊何嘗不配以后稷使夫子以天子之事子孫所當守則焦祝蓟陳何獨不當守天子之事蓋天者天子之所祭非天子而郊借云配天者先王而主祭者則諸侯也故

雖夏殷之後行之而天亦不享況魯既有天子行于上而又僭行于下耶即云二王之後許用先代禮樂亦當是冠服器用官名樂名及廟中牲色所尚之類未必許其用郊用禘也大約東遷以降諸侯僭禮積漸而然故晉人有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則可以知僭郊禘不特魯而魯之郊禘亦不必由于成王所賜矣又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啟蟄而郊陳氏謂爲祈穀之郊魯不敢以日至而擬于天子也汪氏引孟獻子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之語辨之然觀春秋四書卜郊皆在四月四書牛傷皆在正月而定十五年之牛死改卜而郊則于五月哀元年之牛傷改卜而郊則于四月似魯實以四月或五月郊不于日至者汪氏又以春秋所書四月卜及四月五月郊皆爲過時非禮之故然定哀正月牛傷改卜一五月郊一四月郊謂因改卜而過時則可何以成七年正月牛傷改卜而書不郊猶三望亦于五月耶書郊以四月五月

書不郊亦以五月則魯以四月五月郊為常而謂為祈穀之郊者亦或然也郊雖不于日至而祈穀用天子祀上帝之禮樂獨非僭耶又陳氏以天子不卜郊魯郊而卜者以僭禮而遲疑顧盼不敢直情而徑行之者非也據家語天子之郊月以日至日以上辛既有定日則不用卜祈穀而郊上辛中辛下辛皆可用無定日則卜也又汪氏以四月五月為過時者亦不然也四月五月周正之夏猶夏正之仲春季春以祈穀亦未失時惟成十七年之九月用郊為不可解耳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杞托于魯而魯屢侵削之如謂婚姻足以固邦交何為不以伯姬故而扶植杞耶固知魯人不義杞雖再

娶魯女而亦無以為安國之計也春秋書伯姬求婦固以譏伯姬之越禮而亦以著魯女再嫁杞魯之弱杞如故以致杞桓不得已而事晉也

狄圍衛

狄肆侵諸侯向既入衛今又圍衛狄之虐衛甚矣毋亦間衛成之取惡于晉文而故敢于攻圍其國都耶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于穀作於

衛再遷矣皆狄難也而又適當桓文定伯之時桓惡其不與幽盟而不救文怨其出亡不禮而不救固以見桓文之褊而亦罪衛無自強之道狄至則遷舍社稷丘墓而輕去其國都也文定責晉文不能御戎狄安中夏使晉文而能釋怨救患以治狄而存衛則晉文之業又出齊桓上矣而烏可得哉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衛迫于狄遷國以避宜內修德政外結隣援養力積威以聲其罪而伐之乃忿不思懲乘亂以起僅僅侵之而又屈己以及之盟保境息民之道修怨復仇之道胥失之矣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齊桓紓緩晉文急促城濮一戰遂伯天下世主夏盟或亦有天幸與若彷彿齊桓今年會明年盟恐其及身不能有成也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越國而襲鄭于千里之外雖得鄭亦必不能有其地而顧勞師以為之者乘晉文之既殁冀得志于鄭以懾天下諸侯而圖伯也故雖知鄭有備而猶入滑以肆其兵威晉急出師邀擊以敗之者盖惟恐秦之遂伯諸侯而挫秦以示己之強使諸侯不貳于秦而文公餘業可繼也故于鄭不顧忘先公之怨于秦不顧忘先公之德而出奇兵截要道為必能敗秦之謀不然何愛于鄭何惡于秦而窮兵盡敵至使匹馬隻

輪不返若此其毒耶終春秋之世秦楚大國楚則時盛時衰秦不復有中國之志者楚戒城濮而秦悔殽師也夫是以齊桓晉文兩伯並稱齊之後無繼者而晉之子孫世主夏盟與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公子遂如齊國歸父來聘以著伐齊取穀之後齊魯之好再通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敗秦下左殽有師字

諸儒皆以晉襄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即戎故敗而稱人然則何不直書晉侯以明著其罪耶是必當時晉襄釋殯主戰亦自知其非而赴告諸侯自諱即戎以大夫用師為辭魯史據告辭以書而夫子仍之也又諸儒以秦不言師為外之然左穀皆有師字獨公羊無師字不從左穀而從公羊者諸儒深求義理以責

秦之貪利勤民用詐襲人也然使春秋義取乎外秦則當于入滑外之不當縱于入滑而反罪于敗師也汪氏乃謂穀梁以敗秦師爲外之疑其誤加師字不知穀梁謂不言戰言敗爲外之非以稱秦爲外之而誤加師字也

癸巳葬晉文公

殺師十二日而葬文公即能無不備之物而誠意哀思有不盡矣其罪固不待貶而可見也使于敗秦直書晉侯當更明白何爲從畧書人反若爲晉襄諱者然耶

狄侵齊

狄再侵齊矣不見齊有以報之而春秋于此後屢侵皆書者著狄之無懼于諸侯雖大國不畏亦以著齊

伯既衰雖狄亦得而侮之也

公伐邾取訾婁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

晉伯之後諸侯皆無事狄則侵齊伐衛魯則用兵于邾狄之無道魯之不義一而已矣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邾之升陘原以報取須句也足以相當矣魯乘晉丈方歿秦狄内訌肆虐于邾君臣之間既取其邑又伐其不備不義甚矣春秋備書不因僖公之賢而為之稍諱則他取邑有不書而以為諱者非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有數種據傳則此為近秦之白狄然春秋于戎則山戎北戎姜戎雒戎陸渾之戎分别而書于後之赤

狄白狄亦分别而書此不書白狄則未必非即侵齊圍衛之狄狄也侵齊圍衛晉已有不救之懲此時竟來攖晉則安得不以兵應之春秋不必貶晉侯而人之也陳氏據左傳晉侯敗狄之説謂貶晉侯而病晉大晉侯方在喪于秦則強敵大戰伯業興衰所關墨經即戎事或有之于狄則大夫將兵可以相敵矣何必身在戎行哉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魯見晉文既卒嗣君在喪雖敗秦狄實生外患懼不足以托國而復釋怨修好于齊也僖公三如齊十年十五年如齊齊桓伯業方盛也此年如齊以有取穀之怨齊既忘之而歸父來聘因親履其庭以報之也十年十五年不至此年至者至而即薨固不可以不至亦以見前兩如齊為朝伯主之常而此年如齊為

屈于強大釋怨修好故書至以別之此後文宣襄成之如齊如晉如楚皆為屈事強大故無有不書至者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僖公賢侯魯人頌之然其三朝于齊兩取邾邑一入杞都服事強大憑凌弱小未免取譏于春秋也至于乙楚師伐齊盟楚人于宋亦有愧于閟宫所云荆舒是懲者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公作霣

主夏正者以此為夏正之十二月謂若以周正言則為夏正之十月草未盡殺雖不殺不足為異然使以此為夏正之十二月則雪之節非霜之節矣豈草經霜雪而禁生至冬殘始以霜不殺草為異耶若既雨

雪而草榮生于冬則是雪不殺草矣若未雨雪則又當以無雪書矣若歷十月至十二月不殺草則又當如書是月六鷁退飛之法書是冬霜不殺草矣夫亥月固霜之節而語以為小陽春使不霜而草不殺或霜微而有殺有不殺則有殺有不殺者為常而不霜者以無霜為異不以草不殺為異矣此書隕霜不殺草當以隕霜為句不殺草為句蓋隕霜矣而不殺草也則此為周正何疑周之以子為正何疑春秋之以周正紀事何疑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莊十六年曲沃武公始為晉侯又二十一年晉始見經所書則滅下陽執虞公及殺世子弒君殺大夫之事至文公得國僅三十四年一出而侵曹伐衛敗楚圍許盟踐土會溫盟翟泉朝天王執曹衛之君遂伯諸

侯何其興之暴也然亦不過五年而文公卒矣天下諸侯必以為晉之興也速則其衰也亦易雖敗秦敗狄而結怨樹敵嗣君之志將不在諸侯矣晉襄當亦有虞于此而不顧忘喪毒民之不義急連陳鄭以有事于許歟然而春秋則書以譏之也諸儒不論其事之可譏而一以書人為貶此三國書人左氏不詳是君是大夫諸儒亦遂無說然則三國皆君而貶人之耶三國皆大夫而貶人之耶抑皆微者耶晉襄初會陳鄭以伐久附于楚先世所不能致之許其非微者可知大夫而稱人不目猶之前也則知敗秦敗狄皆大夫不名而非春秋貶而人之矣

春秋宗朱辨義卷五